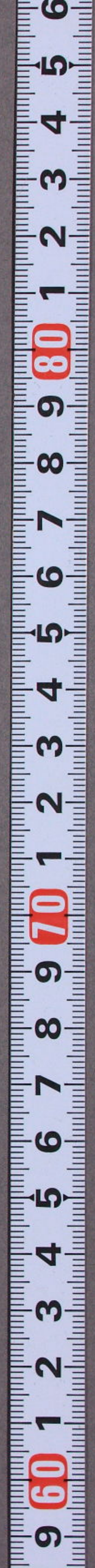




^ 18
2310
6





4-D.3.15(511)

左海詩藪六



張維

字持国号谿谷典文無以国舅拜新豐府院君又錄癸亥及政勳

丁母南漢圍城中公謂泮堂曰城若不幸何以則可得善死答曰拔劍自刎固是壯士事非孺生所能也吾輩重臣惟當牽立君父之側以待賊兵之加刃善死之道不過如是及聞江都之敗公又泮泣謂泮堂曰吾輩平日自謂學力有得至于今日少無所賴一生工夫摠是虛事上有詩曰安處敢輕說忠孝恐全虧年々春夜日又泗水鶻枝又曰力盡風塵裡魂銷月暈中浮生已自了一笑萬緣空

谿谷送人還鄉詩曰窮道莫問是和非好脫青衫得
心故蘿遥少人添鳥堂經雨長龜衣山童掃榻
迎門卷野老墮臺候機主想還家饒喜色儒人忙
下織殘机精微清丽甚得化者休苦雨詩曰南山北
山雲漠漠出門入門雨浪浪蛙鳴閣苦相話屋漏
床難自妨麥熟登塲堂漂散盡菊生滿砌爛堪傷
窮閭十日炊烟冷裹飯喪人餉子桑休變而亦自好
澤堂云持國之文似優東臯又曰東臯詩乃苦境不
必學

崔暹川洗心錄卷端多有谿谷亂筆曰題白冰李相

國贈谿谷及暹川兩公一絕云百丈澄潭覆鯉魚珠
成領下異光舒煩君謹密休輕動只恐神功一日虛
盖其期待之意不殘也崔明谷為心題跋

任叔英

字茂叔号疎菴又号東海散人豐川人也
海辛亥別試登第效劉蕢策真官開十
政咸里騎橫光海怒命削科回巨臣言勿
削

公遜居廣州奉安驛譴米僅糲或戲曰君真仙人能
不食不死已未之饑曰少年君必殆矣何以不憂
色乎公笑曰我已知當死必為餓鬼若夫為愁當復
為愁鬼一鬼不容兩役故不憂也澤堂贈詩曰縱死

非愁鬼今生是謫仙

公晉家貧祿薄不知假短衾破

傲已借以長衾得少

汗便束其衾置架上昨夜卒

親友就視短衾覆休

已且得露時吟有老嫗言昨夢

吏人持青紙赤管意

不世如白無天王安國章及殆

矣皆驗公異人也其

死必有先兆世或以公解補

之豈其然乎

京城北有曹溪洞李爾瞻以為曹溪

是南冥姓字欽立廟記南冥公聞而笑曰曹溪犯南

真北漢里當祀孔子耶爾瞻指此為謗仙之

五言排律始見於初唐而杜子美為一百韵麗朝李

奎報為三百韵我朝陳菴為七百韵寄公其詩廣博

奇僻真千金載杰作也雖以老杜大手尚止百韵後

世詩人亦無如此大心而陳菴始創之可見其困廩

之富也以一律卷之曰萬曆皇明己未秋任公七

百韵吾投自逆漢唐未曾觀從有杜韓那可酬與

理庖犧卦外括秘文倉頡字前搜是年大旱焦山岳

定是天驚地亦愁此蓋欲以小敵大也未知孫仲謀

三萬兵可敵曹公八十萬否

己酉秋李爾瞻與柳黨相軋出義州廣求贖以行

公內弟韓定國兄弟皆其押客因此求於公以以小

序應副未旬之范丹慕賁之識雖阻前亭之約孫楚

傾城之送尚吟零雨之詩明其不肯見也明年爾瞻

還朝益肆奸慝公大恠其作每於賓友間自責砲

不已爾瞻頗聞其語又因韓輩諷以湖堂之遊公輒

罵斥甫瞻大怒

公嘗注嶺東賦詩曰多年苦厭踞歧左又向喬州試
問津愁悒暮秋如大敵醉憐明月若佳人登樓漸覺
江山遠覽物頻驚節候新萬里倦遊故未得西風吹
夢海東濱

過權汝辛舊居有詩曰九原何處哭詩魂慈母朝
尚倚門江上草堂如宿昔一拜隣笛度黃昏
公之文長於四六車五山補其小篇與王路相上下
統軍亭序文流入中朝翰苑學士傳語我國使臣之
千年已絕之調出於海外尤奇異之

踈菴癸亥反正後齋宿有感詩之戩盡羣凶整大倫
周邦雖回命維新一千兩觀黃河湫四七重逢白水
真賈傳召還宣室夜蘇卿故渴武凌春齋房忽罷依
歸夢蜀魄群中泣老臣其忠藎之志此亦可見
踈菴嘗注山寺見念佛僧達夜誦呪心一絕嘲之曰
天竺遐荒萬里程土風殊異又堪驚真能遣爾憂塵
甚冥向弥陀乞注生雖戲吟亦可為崇信具道者之
戒

辛酉遼陽之變公蓋不食者累日矣有僧踵門求詩
公顯其軸曰山僧忘却世間事他事雖忘此可忘閒

道遠陽陷于賊吾今不食熟中腸必嘗愛駟湖有游
賞之志是秋門人任有後適在江上奉邀必以遠左
有難無心遠遊為辭其天順土木之變何律池感慨
外處之志前後一揆

洪茂績

字勉叔生負以昏朝度

母后時據大義

踈菴贈別韻云海南千里一身輕欲別先知別後情
除却讀書無一事吾兄學業此時成又炎海茫々水
拍天故人從跡此中遷莫目困厄忘為善終招勤學
修聖賢又蠻江明月照心腸正是秋風水氣寒聞道

海中無絕巔逐臣何處望長安

趙綱

字日辛号龍洲漢湯人官至判府事典文函

崇禎癸未奉使日本過鳴護島口右岸地名博多鄭
圃隱奉使時遊賞處集中霸家臺即其地也又之新
羅朴堤上死節于其下七里灘而申泛翁亦奉使到
此云公有詩曰朴堤上死于軍事蠻貊衫傳不朽名
東海波衝精藁石西川血帶杜鰲群新羅切業人雖
粟汗弁清名甬独鳴聞道泛前曾到此維舟前浦面
無賴

常於逆旅遇有詩曰曲木為椽簷着地其間如斗僅
容身平生不學長腰屈此日難謀一脚伸單穴烟通
渾山峯蓬窓茅塞本無異雖然得免衣沾濕臨別殷
勤謝主人七雖漫咏而人以此不學長腰屈一句驗之
龍洲次蘇翁韵題奇服備遺禍曰欲言已叩淚先言
一網羣賢千古寬何處篇辛今贖馥高桐霹靂後生
孫江河不度無窮竟珪璧長栖未死魂回視陽秋藏
石室矣諛盡帶劍霜痕

龍洲感慨吟曰財填廬山國已空誰令鶴駕暫時東
當年擁樹天孫幸此日要盟鬼膽充滄海萬波難洒

辱水犀千甲易為功君者二帝方留此伯紀言兵最
是忠無題之聞道北進燕使來皇明袒訓著寒灰誰
令陵律乘邊際不分貂璫券袂胎華表影中空漢月
玉何岡外兀胡奎木着瓊粒連滄海最還吾東亦子
哀可謂詩史

金命元

字應順号酒隱廬州人受業退溪之門平
難功臣士及都元帥卒謚忠翼公官左相

題新亭曰枕外長川繞舍啼背燈孤夢罷遠西呼童
起視風和雨萬計無舞月歌伍壬龍向西園詩用西
十月北風寒亂馬飢僅去路難時事漸艱衰病甚不

堪花淨自汎閑望禁花有感之蒲芽初綻柳眉分太
液傷春日欲暉却羨當年杜陵老江頭猶見鎖千門
過邑亭之傷心莫道壬辰年旧屋蕭條有歲椽松翠
已空斤斧裏江流唯遠鶯霞遲白頭隨處皆戎馬青
眼逢時是別筵誰搆山亭供晚眺停盃共賀使君
賢

李鵝溪挽酒僊曰從優愈頓欠稀冷三載岩廊恆當
情謝傳風不能鎮物晋公暮日為論兵花時出入兼
文武陰着哀榮足死生同榜桂蓮如昨日掩門春晝
獨沾櫻黃長溪挽曰少日歡娛老大傷人生一世夢

四忙晨星落之孤臣在逝水茫茫古道止日館飛花
采爛熳遼東鶴影着淒涼羨鷄絮酒遠奔奠一剑他
時掛墓傍

李時白

字敦詩号釣岩延安人靖
吏滋忠翼公延平賢子

社功臣清白

趙公翼與李延陽時白相善時延陽之大人賁為肅
川府使有所眄邑妓還京之路遇趙公蓋趙以王事
將向肅川要與四鞭曰復覲嚴親可乎延陽欣然並
喜而行且以再見所眄為幸於心馬上趙公詩可憐
肅邑人如玉能使節君去復四延陽愕然按書曰子

若以我為此復曰者當自此直啟趙笑曰聊戲之耳
因同至甫川延陽常以此語人為笑

光海丙辰忠宣公坐事貶伊川公挈孥泣時先海政
亂奸囚內異宗社花上無日一日忠宣公噓筆題溪
邊石若童者背曰吁嗟龍兮險何表長卧波心世不
知莫笑隆中請葛老慙勤三顧宣無時公和曰愧恨
當年漢梁衰形為石不求知徐潭入處行四首空憶
隆中覺夢時忠宣公撫公背曰父子心無間若是耶
蓋靖社大計死於是日云 出龍洲集

尹宣舉

字吉甫号美村

病客吟云寒蛩唧唧夜迢迢病客也吟伴寂寥白露
三更秋氣重青山萬里故園遙匣中寶劍終無用塞
上妖氛尚未消事與願違身漸老不堪衰髮冷蕭
亂雜道中即事云落日青陽路窮寒白雪天清沙迷
鴈陣村郭少人烟兵火連千里難危度一年何時正
戰罷敢種故山田

李民寔

字而壯号紫岩永川人官至叅判

公在翰苑伯公屋春坊昆弟謁告觀四君崔豈石峯

韓護以道守逆記以書之世之比三蘓題蜀橋公鶴
洞公於閩東臬營玉節彩服俱集金剛山中時簡易
崔豈石峰韓護以道倅逆記以書之世比三蘓題橋
云公與其兄敬亭李民窳格峰中之悌冰溪酬唱公
詩曰屯雲宿雨忽晴開珍重提壺遠送來且莫臨歧
催五馬不妨終日倒深盃又誰依今日向誰同栢自
扶黎信步來春盡花飛山寂寂濯纓酒畔強斟盃格
峰詩云野至蕭洒石崖閑山翠紛紛暎水來惆悵誰
程相送後南征無復故人盃敬亭詩云春去餘花次
第開春愁猶自伴人來一年好景君須惜莫向誰筵

苦拒盃

戊午天朝出兵於我國公以元師姜弘立逆事西行
兵敗被拘持印牌不失偶得二程性理書題之以朝
聞祿還朝後歷歇中外而未聞有以虧節持之丁卯
之亂張旌軒辟公為逆事觀王之日任陳菴喻公
以蘇鄉云自序朝聞祿曰道不可須臾離之拘繫大
害迨頸待刃之日尤當以道自勵又題詩曰助然天
地此生浮至道難聞是可憂夫子一言誠快活潁川
斯意亦綢繆從須塵卷開時澤好向灵臺靜處求早
夜只應融會太任教身外儘悠悠兄敬公亭題曰程

朱至論耳常誦况此臨危投命秋了得膏中一可字
朝中夕死更何求

及公出柵渡江之日兄敬亭公迎慰有詩云猶存手
中節無愧鬢邊絲其至情欣賀不獨為生邊而已申
梧峰有陵舌方名未啗蘇之句任踈菴有蘇卿內謁
茂陵春之詩鶴沙金應祖詩之孤從幾惹明時謗直
性偏紆 聖主知柳元履說之北海名為蘇屬國東
山望 昔蒼生

申之悵

字慎夫 号松崖

公年十七讀書山堂一日有村女美貌者就見曰以

未注或至夜深躊躇公默識其意使其女取楚素正
色曰汝無端到此夜多不邊必有意於吾也汝以村
女陰懷卧心欲褻書生焉得逃其罪乎撻之以送居
數十日一漢持酒饌進餽素不相知聞其故漢曰聞
公有盛德教村女以正道故来拜云蓋其女感其言
還告其婦也以文學補統制使從事官行裝諸具無
不破壞人有言統營工匠聚會處何如是罷弊耶公
曰吾嘗見統使内外求清軸其中所載不可勝計目
罔可駭吾何忍添名於其間乎張旅軒顯光諫詞曰
溫恭雉度非虛矯樂易真情是自然敬亭李民歲祭

文曰確乎難拔之操毅然難犯之色真實際語也
隣有一朝士方見孝於權門一夜勸公曰某宰相常
語及君頻願見君可往拜公切責曰君我俱是寒士
濫叨科第此亦萬踰涯分况仕路窮通有命不可及
有榮進之心我則決不敢君當自慎行心其人慚
恨而去未久竟遭竄竄公間居有詩曰可惜南州論
謫客失聲何事落深坑自註其下曰安危之未有係
於天有係於人係於天者吾無如何係於人者可慎
而避之某也不念友生忠告之言恚於仕進自蹈林
樾惜哉公亦以此屢自栖遑上外其赴湖南亞幕也

李蒼石援題詩曰奎閣即今多後進朝廷誰復記
先生

崔鳴吉

字子漢号逢川典文衡封勳至領議政

丁丑講和後清人索斥和臣朝廷以洪翼漢尹集吳
達濟三學士送虜嘗用公言也三人竟被殺於燕市
後公亦不免北行中路有詩曰我雖不殺三孝士中
夜思之心自驚天道由來好四轉白頭今日又西行
乙酉正月十五日倍 世子發瀋陽中路聞 鳳林
大君喜報賦一詩之曰一騎將書半夜過呼燈起坐

失沉痾東宮即返大君佳喜氣偏知紫禁多
戊寅秋清人將祀 天朝復未出兵公拒而不許其
奏文首言本國臣事皇明世世不替萬曆再造之恩
尤不敢忘末引樂毅辭代燕事及復論之清王初
欲加戮旋釋之羅官在衿川田舍聞終不免送兵助
攻有詩曰鼓角喧空海接天五千兵甲載樓舡山城
不死皆臣罪泣向春風捧杜鰲

公以士講和後以計窮力盡屈意苟存之意別具一
浴送僧獨於、洪都督承疇冀一徹於 皇聰時鄭
公太和按關西竄王裝送事涉機秘為時大諱故依

此興托言之體以懷仙詞為顯其詩曰雲海崑茫落
照間眼穿何處覓蓬山張騫槎路仍多阻徐市樓舡
久未還易被秋風欺白髮難從仙竈借紅顏年來無
限傷心事窮巷蒼苔獨閉閑所謂雲海落照我心西
悲之意也所謂眼穿蓬山即顧瞻周道之意也所謂
槎路樓舡皆指送僧行詩之詞也又一詩送獨於
曰秋入園林萬帶鳴髮華如雲鏡中明向未無限閑
心事都付湯桎

公在燕獄也故相臣李敏輿有詩云二老經權各為
公擎天大節洛時秀如今爛漫同啟地俱是南冠白

首翁蓋指崔公及清陰也

公嘗因北歸與清陰白江同處唱酬無虛日公次杜
少陵秋興八首其一聯云一棹東收他日計中原北
望老臣心清陰嘆曰真得老杜心事嘗與清陰討論
經柵清陰詩云成敗閱天運須看義興故雖然返夙
暮未可倒裳衣權或賢猶誤經應象冥違寄言明理
士造次慎衡機公次云靜處規羣動真成爛漫以陽
水俱是水裘褐莫非衣亭 隨時別心寧其道違君

能悟斯理語嘿各天機白

江亦以詩題公
及清陰云云

公於丙丁後謂清陰好名不恤國事至削收卜清陰

疑公尤深及同處燕獄兩家各相敬重寢以相悉清
陰和章有曰從尋兩世好頓釋百年疑公和辛曰仔
見黃扉德業新蓋期以同升之義非苟許也

柳道三以文藝自負嘗云槐院叅下時凡千文字每
就完城相公出草赴頭數行極平心甚易之轉至
中間覺詞理漸條暢及至篇末意致明備文氣飀發
真是接天風波令人嘆服

龜川君晬

光海癸丑其宗室十九人伏閣抗疏曰亟黜奸臣甫

瞻以安 宗社隳入遠竄順天谷怡然就道有詩曰
為國丹心白髮明孤臣一死等毛氈封辛只欲扶宗
祀有恨今朝瘁海行 出東陶敬錄

南龍翼

字雲卿号壘谷文章重魁典文史判

二堂軒在平山府南八十里明霞村而野憂堂密直
谷申復一外孫壘谷以慶尚監司獻壽於野憂堂本
道方伯金字亨耒叅是宴兩道方伯相會戲謔顯其
堂曰二堂軒壘谷詩曰西海巡宣地東陽寂莫村擁
節兒童滿傳益父老喧還教一草屋更作二堂軒當

時召芟下猶欠手書存

黃床

字

昌原人号漫浪官至大諫

金東溟為咸鏡監司秋巡于鏡城々々通判即漫浪
丙子歲與東溟徃使日本上使馬任玠副使東溟從
事官漫浪也談話間通判曰自京歷踰到洪原遠見
客舍屏風之書果然曾日慣見之筆也八眼依然如
拜使道東溟曰奈初過洪縣見其白滑素屏臨行即
時出給矣通判曰吾中使道分時本縣持去巡營習
字後書 云今何以所聞耶東溟曰俺雖拙筆豈能

畏主人乎通判曰徃彼日域時琉璃盞葡萄酒使道
亦能飲乎只恐忘却而未為記憶爾東溟曰吾果大
敗矣笑而張本曰徃于日域時吾與主人間用寮標
遠懷形諸文字矣一日有執政者送幢子二件求詩
請於余者江上舫樓及雲間月也請於主人者則舫
樓於積雲中下有一雉也主人以謂形容詩意尤難
請余相搜余曰彼邦之亦能知詩故其所命題不無
其意何必相搜為也終不許搜余深思梅月別無他
料即援筆書之曰皎々雲端月妍々江上枝其間九
萬里清白故相隨題罷出給身執政贈以金屏諸奇

玩芋物而以玉杯酌鵝黃酒進于余前召譯官問之
則其價計十金也主人則用意頗苦良久題曰積雲
埋深壑清香發一枝無人訪斜迳插有野雉知賢之
不覺奇絕出給則俄致潤筆之資其所寶玩必三陪
於余以琉璃盞葡萄酒而進之主人接口試旨曰其
味太好矣公能飲否余答以各以其才爭售於隣國
不可見分也又召譯官論其直則乃六十金也彼邦
人能知詩亦如此爾

漫浪好摹古之歌詞如送荆卿歌曰屠狗之樂子燕
帝有酒令卿之太子誰與共醉士故為知己者死子

奈卿何所不為卿報者子有如波操南音曰衡山子
蒼心漢水子陽三思我美人兮在彼南方欲往從之
道賒長拘幽操曰鴻鴈南飛兮湘江香邈繫我手足
子不能飛越晉楚舊好子胡不善隣君王仁明子庶
宥外臣一時傳誦

洪聖民

字時可号拙翁進士吏判典文真栗谷天
民之分

拙翁之按嶺南也巡到寧海其高祖正幕賓於此方
者殆將一百三十年所世屢移而詩尚存仰瞻遺板
血不自勝泣和曰多情白鳥 沙頭飛去飛來近昼

樓物色已成先世契分留今日迂余遊次金海東軒
遺韻曰山色古來碧林花幾度紅風烟非作意悽感
自由中次固城東軒遺韻曰十載重臨海上此身長
逐鴈南征境迨新雪斑毛白壁上先珠和唾明芳草
自生今日意寒漸杳也旧時拜老天無語殘霞冷攪
盡柔腸助不平公在洛時次江陵珍富驛先世韻曰
有客東來說驛亭君家累世踵斯庭臨風歎息未敢
忘為問岩松幾許青又郵亭於我是思亭涉降依倚
在此遊魂夢每送關外去松風新數峰青

李敏求

字子時号東州山人走海時黃魁科 仁祖朝選湖堂官至更曹參判

觀海遊金剛山得一句曰天崖駐馬身全倦老樹題

詩字未成清陰改未為半頓生精彩

天崖之天字似懸字

東州父子俱以詞翰名家稱芝峰長於賦東州曰先人詩尚磨詰余詩尚杜陵其意蓋亦自多而評者以為造詣則子必不及於父云東州帆檣影動潮生後島嶼形分水落初雖為人傳誦一句中以潮水生落為對未免疵病不若未前風捲潮奔喧島嶼日斜帆影上樓臺之為穩藉無瑕

許筠詩話以帆捲潮奔之句為賦佳走詩而膾炙人口云芝峰豈蓋人之句而為自己之作誇耀於人耶

箱也必誤引也

或問東州先相公詩品比古何如紅梅影下文書靜綠橘陰邊几席香可比晚唐問先生自許何如曰若余則為老杜之孝者也

自固初舍人宴蓮堂則招集城中倡妓責出供具於米布衙門飲酒賦詩乃太平盛事而反有弊端故汾沙公為諫官時奏麻之及自為舍人古風掃地無復有風流氣像悵然悔歎乃顯詩蓮堂曰奏罷梨園為諫官却來蓮閣負風情池塘水滴芙蓉冷狎憑危欄聽雨聲汾沙之名聖求即東洲之凡也

東州顯贈琴娘詩云香羅簇蝶繡紅裙豈惹春心已

七多却把瑤琴彈一曲意中流水夢中雲詞采婉麗
何減義山

公十五歲中進士初試考官招其選童冠七人呼韻
賦詩云洋宮春日春光新松蔭前庭不動塵童子二
三冠者四他年誰是洛時人考官驚歎

公夜夢秋浦黃公來訪先公公偶出秋浦呼公示
袖中西竹一枝書七言絕句末書歸日雨打公謂秋
浦曰公信遭雨打矣然以是為考欠挺立不撓之意
矣秋浦曰然當改是而復來既覺只記秋浦詩落句
苦遭雨打披難甚零落黃茅白草中蓋公謫甌津以

卒即黃茅白草之鄉也仍次其韵曰海上黃茅白草
叢亭、直節傲霜風縱然雨打披難甚須識直剛在
此中

公少年榮達晚罹文網遷謫幾四十年故所賦多苦
調其謫中詩曰江城白露墮青梧獨夜殘燈擁土炉
棟莩百年同氣尽萍逢四海一身孤腸摧杜宇啼時
血淚迸歎人別後珠疾病艱難摧髮髮形容勝似屈
原原無後公老境常自誦賜推杜宇啼時血淚迸歎人別
深也

酬東岳寄詩云清秋別夢散銀金獨伴霜鴻萬里來

岳老乾坤青眼在窮愁江海幸書回梅花破臘初堪
折竹樹經寒半欲摧遙想長安行樂處故人樽酒為

誰開

東州與澤堂白洲相善一時稱三李云

顯通度寺詩曰宮苑鷲巖闕禪居石踞莓苔步蹠徐
忽有高僧來款我都無俗事可閑渠千峰樹色和雲
冷一壑鍾聲帶雨疎若道三幡終不忘吾將即此問
真如公以己酉司馬壯元與同年數人作回榜宴公
年八十一也賦詩云少佐人間八十年虞淵西畔是
重泉懸車息馬逆今日猶把高文倚醉眠乃其絕筆
也

金繳

字士精号南峰安東人宣廟丁酉謁科丁丑
注官湖堂吏叔上慶內伯

丙子亂後再過新安有一絕曰胡騎長驅夜渡遼百
年城郭此蕭條可憐蘇少門前柳猶帶春風學舞腰
澤堂嘗稱凄惋可誦

乙巳年間夢作近體一首覺後只記天欄古城啣落
日霞兼孤鷺帶長風之句後謫洛州登曲城而望之
則滿眼風景宛如昔夢所覩遂曰其一聯而追成全
篇其詩曰他鄉邂逅一樽同却喜衰顏發醉紅天欄
霞兼孤鷺帶長風之句後謫洛州登曲城而望之
信不通萬事乘

除元有數向未三敗鼓云窮又一聯曰萬事一身衰
鬢改十年三黜壯心堅津堂見之極稱賞
嘗赴燕問其身歎取卜者書贈一絕云花山騎牛
客頭戴一枝紅其後為巖伯出巡安東患瘡人勸騎
頓牛環行客庭中則好矣金依其言病勢益劇枕妓
股而卧問名則對以一枝紅其夜果死如卜者之言
花山即安東別号也是日慶尹金某死到冥府主者
曰閻羅王有關將以金繳代之此人誤未還為出送
故慶倖傳其說

許筠

筠云我朝詩至 中廟朝大成以容齋相倡始而朴
訥齋祥申企齋光漢金仲菴淨鄭湖陰士龍並生一
世炳烺鏗鏘足稱千古也我朝詩至 宣廟朝大備
盧蘇齋得杜法而黃芝川代興崔白法唐而李益之
聞其流吾止凡歌行似李白姊氏詩恰入盛唐其後
權汝章脫出力追前賢可其容齋相肩隨之倚歟盛
哉

筠詩格不甚高下於兄姊而宮詞百首可謂奇妙而
韻響皆則未盡合於本體然百體俱備妙解旁通雖盛

代無出筠右者宮詞一絕云餘寒岬峭透重茵豹帳
貂裘不覺春長信夜來眠未穩官家親問女醫人亦
可備一代詩史

筠嘗以從事官送遠接使李公尚毅至義州行郊外
迎勅禮回入城中士女覩者溢郭見道上府娼悉任
羅跪以見而曾耒筠序者凡十二人筠作詩自嘲曰
星冠霞佩玉花聰爭道人間許詩中十二金鈿南陌
上一時回首笑春風婉麗有齊梁韻

筠永平府詩曰盧龍城裏日初曛古北山頭結陣雲
共說單于未牧馬漢家誰是李將軍梁霁湖曰許筠

詩雖贖裕不竭而格律稍卑今以此詩觀之何讓唐
人

筠在昏朝以妖言不道被誅曰禍及其先大夫草堂
公至於叢塚斲棺厥後沈司諫大孚適過其山下夜
聞哭拜問於村人則荅以許公墓自遭泉壤之禍每
夜輒有哭拜云沈公題詩置諸床石而去自是不復
有哭拜其詩曰不肯寧無子空山白骨寒精靈休夜
哭金盃亦人間

李明漢

字天章号白洲廷雍之子先海時登第
仁祖朝選湖堂典文衡官至吏曹判書謚

公嘗於友人家逢泮堂飲酒談詩誦其所作滿載人間酒懸帆大海中長風九萬里直到廣寒宮之詩以為壯語泮堂曰此乃兒曹語老佛所不道白洲愜然時主家益菊盛開白洲即吟曰風雨到君家山日斜今年秋色早八月已黃花泮堂吟咏數三曰天章泉起予矣天章即白洲字也

白洲天才超逸其詩如空中樓閣題平海士人家詩雲海微茫澹月華小村籬落近鳴沙春風一樹梅如雪莫是孤山處士家亦甚清切豁谷嘗稱白洲詩為

鬼神人間其故笑曰此令公於書不看不讀而能之非鬼神乎

曹友仁

字汝蓋昌寧人号梅湖乙巳登第至承旨仁弘勢傾朝野公斥之以大奸作大閹川之說以訖之卒踊禍機

先海主廢母后處之別謂之慶運官公以分承肯入直作詩題同直朴守緒私稿曰橫廊寂莫鳥群哀晴畫空庭掩草萊清切地曾司出納荒涼歲久聚塵埃燕尋旧主投簾隙蝶趁殘花戲砌隈水涸銅龍官漏絕香銷金鴨篆灰堆蕭條物色殊南内陟降英灵備

夜臺白髮孤臣潛下淚不堪長楚滿階裁白大珩見
此詩欲構陷而不能記以巢意別做他詩使禹弼旬
上疏曰其詩至以南內淒涼月時有英灵泣為末句
英灵別行首而書之其心所在固可知矣請坐囚友
仁巖鞠云後始釋又曰欲承無者可能承
青華脚底處微坐待黃昏簷影黑但看蝙蝠撲飛
蠅

睦大欽

字易卿号茶山
賜暇湖堂

宣和朝登第官至水告

茶山文才早成且工書法以詩冠司馬試考官稱歎

曰工部之詩右軍之筆其道峰書院詩曰春來病脚
力猶微步入千林到石扉歌枕古樓鳴籟轉捲簾深
院落花飛天機袞々催時序世事茫々足是非聊共
二三談往迹清風我詠而故
仙夢臺詩曰松檜陰々水殿虛一區籬落瓦甍如翥
然覺罷仙金夢步出林亭月影疎 在燕京贈謝恩
使先還詩曰日落盧龍塞天寒古北平鄉心千里疊
封寄漢陽城諸詩皆清麗有唐韻

金璫

字冠玉号北渚父汝均擢魁科有文或才死
於壬辰之瓦

批黃芝川詩曰萬事倉黃日孤忠屈曲旁是非終自
定危脫急相揉憇錫停追賙息封缺舊廢祇今盤血
猶見卷山高

批錦陽尉曰眼中親舊屬多亡又到今春哭錦陽一
世大名詩社重百年流景醉鄉忙沾沾禮下青衿子
清々慚同粉面卽慘悽蓮城埋玉地海天無盡白雲
長

石洲詩古宅何年廢墻垣半已傾空厨有餘粟白日
鼠縱橫北渚詩盜粟何曾滿篋衣亦屨穿無由除碩
鼠吾欲罪烏圓而人當昏朝豈有所激而發歟

北渚晚年讀易逐日課誦八虞之歲伊吾不輟及門
者每聞琅々之音無不歎服為文章專尚氣力規度
森嚴詩律精鍊清健筆法亦竒妙丙午間有湖堂之
選時公舅晉院府院君柳根為大提學謂人曰吾家
有直學士而以吾阻於此選可惜也

洪翼漢

字伯升号花浦

天啓甲子公奉使水陸朝天到廣鹿島寄寓於士人
李富家禮遇甚厚讀書并達夜不輟卽中朝避地人
而販酒為生公歎曰醜虜亂華遂令儒士通播窮厄

於島嶼中不知蒼：天竟竟如何遂題詩以贈曰孤
島小如萍問君來幾吟生涯新酒肆世業舊經滌罷
朝浮蟻安床夜照螢攄眸粉社泣何日掃塵腥

丙子春公拜掌令時金勇敗盟遣使議偕歸亭公上
疏尔和請斬勇使函其首聞于皇朝云：其明年勇
大入圍南漢。上下城勇索尔和臣朝廷以尔入送
潘陽勇汗盛陳兵威引尔入公方食顏色自若願謂
逆行者曰勇見到此當逆容就死及至勇庭屹然特
立羣胡皆聳觀汗使之跪尔曰汝即天朝叛虜此勝
宣屈於汝哉何不速行齋高乎汗大怒殺之其在瀋

陽也適值三月三日有詩曰陽坡細草折新胎孤鳥
樊籠意轉哀荆俗踏青身外事錦城浮白夢中來風
翻夜石陰山動雪入春澌月窟開飢渴董能聊綉命
百年今日淚盈腮士林傳誦皆流涕

申瓚

文德公五代孫德雲之子司馬兩詩

丙子避亂丹城作募義撤將欲動玉關講和而止其
時三學士被執北去追至于鳳城不及與洪學士翼
漢為再逆凡茅贈詩曰人不為易獨為難夫我何悲
子所安仍居平山自歸索翁不就菴任作無悶詞曰

白雲空谷閑、其居養素頗神垂十年除大明遼民
仙峰主人不能爵祿邀世无悶又作表青丘詞李槎
以東洲撰哀青丘後語曰莫讀哀江南清讀哀青丘
等是哀故國誰為魯春秋傷心庾開府祇是風騷流
及讀哀青丘霜髮凜颼之云、

吳達濟

字季輝海州人文科壯元官至校理丙子
金虜僭號朝廷斥責向復欲遣使公上疏
爭之南漢事急虜索尔和臣公及尹集傳
詣虜營虜僭性瀋陽

公之被俘也行到信川裁家書藏諸懷袖行至大同
江邊宿一村家遂偕以付家主老翁又書絕句於壁

上虜人邀漢人來見謂無他語遂去其老翁待虜去
以其書封呈于平安監司、送于政院以傳于家
有一簡二首乃上母失人者也又有簡與詩各二寄
兄及妻者也其壁上詩則竟不傳其上母夫人詩曰
風塵南北各浮萍誰謂相分有此行別日兩見同拜
母未時一子獨趨庭絕裾已負三遷教泣線空悲寸
草情瀾塞道脩西景暮此生何處更故寧孤臣義正
心無作 聖主恩深死亦輕寂是此生無限慟心堂
雪負倚門情其寄兄與妻曰南漢當年死死身楚囚
猶作未故臣西來幾洒思凡淚東望遙憐憶弟人魂

逐塞鴻悲隻影夢驚池草惜殘春想當彩服趨庭日
忍作何辭慰老親琴瑟恩情重相逢未二暮今成萬
里別處負百年期地闊書難寄山長夢亦遲吾生未
可卜須瀆腹中見聞者莫不流涕

金時讓

初名言後改讓

萬曆壬子余以全羅道試題安劉是滅劉得罪竄鍾
城以十月到配所月除夢移配南方邑名下有海字
似平海與海而不可祥也曰作拙詩記之曰孤臣觸
犯罪當誅天地包容雪淚殊塞北風沙可去久巔南

梅竹盍啟乎御因為有丘山重跌涉字論道跋透萬
事人間都是夢好音仔待夢相孚後七年戊午有奴
胡之喪命移西北竄者於南方余得字海至是夢始
驗吉云榮辱莫非前定波營、而力勗者其亦不思
之甚也

丙辰李汝固為北評事約余會于富寧余往赴之踞
宿鹿野人家夢作詩曰千年河水清中國聖人生不
有觀魚海何由觀太平見汝固言之汝固曰詩意渾
厚雄渾尤夢中則凡作必不如此也相笑而罷及戊
午移字海踞過江陵奇相自獻亦謫在此余歷見則

竒曰海邊形勝觀魚臺為最時一登恥可忘謫居之
懷矣余曰臺在何所竒曰牧隄觀魚臺賦君不見乎
全在字海余心喜以夢為解放之祥到字海寓飛谷
距魚臺十里許壬戌鵬月隣有染病家也得病而今
蒼黃出避于觀魚臺下余謂妻孥曰吾當以為夢符
斫彫村木溝舍五間未及粧而有反心之亂余以禮
節召還不十年位正崇品亦竒事也

丁巳六月余在涪溪夢柳恭贊澗遣其子汝恪示余
詩覺而記其一句時倫以如三潑墨故期難得一帆
風莫曉其意後五年柳忤時謫以蔚山府使特命

朝京時奴胡跋扈勢甚張赴京者皆有泛海之憂柳
既赴燕而賊據遼陽蹙絕取海路以還卒敗死其夢
果驗聞者歎異

萬曆庚戌余以書以赴京師聞見事件論遼東入貢
之蹙曰西北逼虜境或近五里東抵海岸亦如之
不幸而有跋扈之虜此蹙必先壅而不通我國朝天
不可專忌水陸辛酉虜胡陷遼東據之赴京使皆取
海路相縶淪死時在余字海任踈菴 英寄余詩
曰如何忌海路關外虜頻圍此語從誰出多君早見
幾蓋踈菴辛酉登第仕槐院見余人見事件於院中

文書而記之也余步其韵答之曰海上舟如馬燕雲
報合園清詩如喚寐憶中愧知幾自辛酉十餘年朝
京海路亦絕不通既不得起踈菴於九原握手長
也

余嘗見牧隱鮑魚金賦心甚壯之及到配試登臨為
面大海臨大野真絕境也恨無牧老筆力吟出許多
勝狀僅得一律曰平吞蛟蜃三千界遙納鷗鷺萬里
風不足為蠡測也李鵬濬於丹陽路中坐視魚臺有
感詩丹陽寄海跡也鵬溪牧隱後也其詩云不恨松
楸蹠杳冥丹陽南望是鵬城門庭忠孝三韓曰父子

文章四海名落日危臺空洒淚短碑衰草獨含情風
波沆漭吾家事應有山灵以此翁

趙宗道

号大笑并咸安人字伯由中戊午司馬

公乃奇男子也嘗在嶽堅山城賊鋒方充斥其學諭
尹銑進士朴天佑夜憤嘆顯曰控咽山外生猶喜巡
遠城中死亦榮其所守如此終立節於黃石之戰

朴東說

字說之号南野

白沙之北窟也公贈小絕曰平生竹如意相送子陵

臺蓋用謝翱送父山事也措語博激人爭傳之
寄齋東亮公第也在謫時公寄詩云萬山杯鎖一溪
墨白首孤臣此結廬浮世向來猶是客雪因何處不
敢去明時痛哭還慚宿晚歲知非莫笑邁相與戰兢
如得免九原無愧拜門閭

朴東亮

字子亮 号樞函 後改寄齋

樞函之兄東說牧黃州姪燁為箕京少尹大夫人年
七十五歲樞函年三十七自戶部尚書為養出按閔
西象村申欽贈別二絕曰長公今願竹樓勝堂任新

行少尹章綠髮尚書持節去雕軒迎慶壽星先為孝
為忠在此行世息君冠各身輕世間福祿公家聚萬
石何人浪得名

寄齋曰沈友勝壬辰與余在備邊司論及時事謂余

日中與其不遠矣洪迄吉宗有子愚而不解字一

日夢占一絕曰細雨天舍柳色青東風吹送馬蹄輕
太平名官還朝日奏凱歡舞滿洛城辛卯冬也迄吉
時在謫所其子寄亦以為昨久當見宥蓋其文理不
通故以奏凱為放還之兆也

錦溪君朴東亮於詩未當刻意然性一造語警絕少

扈駕龍灣詩曰地連鴨水堯封盡天設鰲峰蜀道
難送金南寇詩曰白也詩無敵義之筆有神軼鄭相
彥信而鄭遺命勿祔先隴復官之命適向遷葬會故
曰佳城再卜非先隴丹旌新題即旧資此皆見賞於
時者
子錦陽尉舖以不參 母后廷請將有遠竄之行公
於謫中詩以送之北畝曰父子皆懷去國愁如今送
甬楚江頭星文錯落天將曙此路蹉跎事且休憶惇
奉為神所勞愚忠寧免眾同咻一樽欲盡情無極分
付行厨火莫篝

朴濠 字伯游官金知南郭子也

贈金昌先之榮川任詩云太守乘車到習池滿庭梨
月影參差東方未白催故路悲見襄陽拍手兒
公以南原倅送扇於其婦翁家村々謝曰病渴相
如肺欲塵誰將團扇寄漳濱江樓晚日餘矣在一陣
清風是故人

朴煥

字汝述自号守墨東民子東亮侄

歲暮偶吟詩云積雪漫山夜孤燈屬暮天淹留知幾

日恒長又經年夜遊鳳栖亭詩云倦客悠々不適意
鳳亭終日獨登臨山嵐蕩々夕為歛江月娟々夜敬
除萬籟寂寥羣動息一天空濶众峰陰仙區暮景右
奇絕欲去仍留暝色浸語多清致無淺俗氣守愚初
與永春凡煖舍笏炳於島潭有詩曰島潭名勝擅東
洲凡弟三人共一秋江上團圓猶未冷石門斜日泛
中流後又獨游玉峰龜潭々下呈永春凡詩云西風
斜日玉峰邊霜葉黃花共寔艸錦繡江山無限恨吾
凡不在此樽茅
乙亥秋以大典考講注古兵曹作曰聖經賢傳不曾

讀白首如何講律文浮雲莫笑此生苦倉庫年耒長
子孫丙子以砥平安扈駕入南漢典清癯子尚書林
潭同處一室林逝後悲感有詩曰一丘孤城丙子冬
五旬倭屋死生同登梁明月知音斷塵世何人問老
翁村居寒然適值吟夕咸陵府院君李泮惠蓮花燈
以詩謝曰甲第長安誇八夕笙歌滿路酒盈樽幽居
寂寞無人問誰送蓮燈慰祖孫

朴瀾

字仲淵 号 翁 西尚貞安翁 主 為 錦陽尉

嘗奉使道箕京酒酣試吟數十首其叙次故案俯仰

與感之肯使人幾乎流涕及過遼陽有詩曰亭：白
石塔無語立斜暉為報遼東鶴于今城郭非其不專
詞藻如此錦陽尉生五歲避兵於延安府會天將有
軍是府者愛公夙慧相邀至軍使即席賦詩公應拜
而對有杯中直花酒亦香之句天將益奇之學昌黎
南山詩偶不暇程讀豈乃僅一過目而背誦不錯十
一歲赴陞補試入格其文章奇奧瞻博匠心師古澹
畜充溢肆然自放以勤成一家言少即列意出上下
先秦兩漢唐宋諸子其朴莊用力最除輒酷好滄
溟奔州諸家步驟範圍以括其趣時出而為之殆欲

其之角壯並駢詩律益造雅健其出之若神

仲淵文學雅望茲重語乃世以與為詞壇交者有五
人焉以其所處不同雖違之曠思想之勤發諸吟咏
名曰五子詩白洲李明漢和詩曰錦陽安情疏文事
乃其除眼者無金牛腹裡閑秘書柄、江海間去來
三尺驢頻憶注時否瑀軒乘玉除

汾西云 父吉州公東望以萬曆乙卯朝天卒于海
州公館今過其下雪序有作曰呼畢旅館廿年強欲
問當時淚萬行赴壑有蛇流景促故家無鶴劫灰忙
仗形半夜驚殘夢思誼平生結寸腸新息戎書今已

矣不勘重佩紫羅裳家亦仲文巾家大人嘗賜環
寄一律余遇其便於隋州踞上柝讀之未暇和也承
君夔為之步韵余亦續貂倦游文是馬相如五載
未萬死除孔鯀超庠堪學礼馮驩遷舍豈無魚田
著滔夫論蛮俗都拋越絕去亦淺優閑真乐地
天恩新許好踟蹰

芟菴宋淵寄仲淵諸友曰衰年心力弱薄芸襪綜
拙若黔州驢志尚青田鶴平生孤卷書寂寞一丘壑
遙知鼎坐處佳什日夜作通秉垂濶久獨卧情恹
春乃不可得每憶城西韵畸菴鄭弘溟亦寄詩曰處

世良亦難攀足踏機穿煩究抱長感歎語淚先逆天
心既冥漠淮復論才命子賈我獨賤相憐寮同病行
歲俱坎壈風力失雄勁清詞峽流决巨心水疊映有
唱欲酬報悵望川途隻乐令申翊聖詩曰古人易子
教爾余能通家起伏靡不同劫磨相交加窮途辜摧
搗得髓其萃用落聊自寬勤適無通邀我洋試一奏
千載無奇袞

當在白州詩下

洪瑞鳳

驛鶴次

鶴谷贈義州妓安介詩曰四記重来獨斷魂繁萃陳

迹共誰詢村婆為喚三逆事不識人間上相尊鶴谷
曾以茅三逆事到此州故云見宮人出家為死者作
詩云一洗紅粧脫綉裙袈裟直掛石壇雲秋來嶽寺
多紅葉莫寫閒情惹世紛人稱佳作
蓬萊君鄭相公家在終南山下鶴谷晉注訪適見上
山而去者口占一絕曰瞻波上山者終期上上頭默
息下來苦不如安坐休時意蓋謂仕宦者不必求高
位也然鶴谷畢竟位至上台亦非上上頭者耶

洪相國

瑞鳳判書之天民之子也李完平元翼為都憲時論
竄天民矣完平之喪洪相作挽詞曰冥途照處為萃
月平地看來若泰山當時潰完平者無如此句之善
形容鶴谷凡有所作必呈於大夫人夫人見之曰詩
雖善作此人於汝有先嫌何潰之至此乎對曰初
既不受紙紙則已既受之不得不以公論製之鶴谷
大夫人柳夢寅之姊而亦能文云

蔡裕俊

字伯昌 湖河平原人 仁祖朝登第選
湖堂典故文衡官至吏曹判書

湖洲在漾湖江邊得春波浩、鷗鷺汎、隙地栽花

袴簷迎月之語以為得意東陽尉以為波字不如流
字質之於趙滄江

湖洲嘗與李承旨元鎮同舟游於東湖之洲醉墮江
水李公急救拯之湖洲即吟一絕句曰但覺酒杯淺

不知江水深舟中李膺在肯使屈原沉一座秣佳或
傳湖洲先得此句陽自墮水云可添詩人笑資湖洲以春

坊在藩月夜承 今論袁江南賦拜胡琅然差夏寒
王至舟捐路窮呈漢非乘槎可風隨道阻蓬萊無可
到之期孝廟聽之位下滿座妻然仍羅唱云

鄭斗卿字君平 号東溟 之曾孫 仁祖朝登魁科
官至礼曹 参判 提學

金栢谷得目云近世東溟杰出一代掃盡浮靡之習
其所著歌行雄健俊逸可方於盛唐諸子如俠客篇
曰幽州胡馬塞七首碧於水荆卿西入咸陽日待者
何人此子是惜哉不與俱歲名屠狗家空對燕山秋
月色時時吹笛落梅花此等亦諸唐詩亦罕評者謂
我國之文超越前代與中國並驅者有二疎菴之駢
儷東溟之歌行云栢谷問東溟曰子之詩於可方何
人必笑曰李杜則不敢當矣至於高岑輩或可比肩
其清心樓詩一絕送客高樓秋夜闌一隻白鷺在前
灘酒酣望起蒼色月落江清霜露寒格韻高絕清

爽若嶼起太白以余視之可出高岑之上

蔡湖洲與東溟同入試院東溟方為正言不干考校而將見落幅則必稱奇蓋譏蔡謬考也蔡頗苦之曰吾雖不文忝主文柄君狂文章職在銓諫不宜越俎東溟即大怒自拔其髯而大拜曰伯昌乎汝偶讀東策登茅亦幸耳吾視汝之文衡有同腐鼠年何敢嚇我耶蔡即笑而解之曰仍呼酒以勸請賦詩時當十月雷雨大作而料乃式年會試也即授筆書之蔡閱筆不能和其詩曰白岳玄雲一萬重夜來寒雨滿池中傍人莫恠冬雷動三十三魚變作竜 孝廟聞而

嘉歎曰此詩足禳此災

狹窄行云擊筑悲歌易水濱不知肝膽與誰親長安俠客如相見莫道燕丹是主人又顯朴節度馬詩曰頭影朱蹄峻嘶風白鼻殊將軍有馬癖此物乃批駒縱死千金買同時八駿無駭驕思弓里一戰可平胡春日游中真洞詩云滂瀟山如動雲散樹欹無石竒驚夜虎峰峻失陽為世有神仙境人者造化爐吾生後謝朓恨不爾來俱登統軍亭詩云統軍亭前江作池統亭上角群悲使君五馬青絲勒都護千夫赤羽旗塞北兒童盡萃語遼東山川非昔時自是單于

事田獵城頭夜火不須疑

丙寅東槎之役東溟以白衣從而不善酬唱故一行皆驚之然統軍亭前江作池一律可壓諸公累篇章未知與東岳六月龍灣積雨晴之詩佳劣何如也白馬千夫擁黃雲六鎮陰一句可壓以行諸人

東溟脫出莫有能抗之者張谿谷每云聞鄭詩未則有如雷震霹靂令人自怕自寫東溟警句于壁上而觀之 孝廟潛邸時亦以天山月出海雲深之絕句付壁而省覽

東溟其任休窩有後金栢谷得臣不期而會于洪可

宗家設小酌作女樂以娛之酒半東溟乘輿亂酌曰丈夫生世韶萃如雷今朝一歡可敵萬鍾休窩即吟一絕曰春動寒梅臘酒濃栢翁溟老兩難逢樽前錦瑟兼清唱醉對終南雪後峰顯卑屬東溟曰弱者先手願君以扛鼎力試於奉匱沃盥也東溟曰蘭亭之會賦飲者飲今日之樂亦可以歌者歌舞者舞吾請歌之仍作短歌揮手大唱詩以解之曰滿酌金樽綠酒三百杯浩氣發長歌意氣橫八垓不愁夕陽益天風吹月表餘興未了又拍案而唱曰君平既棄世亦棄君平醉狂上之上時事更之更清風集

明月無情還有情仍破顏微笑素髮朱顏真酒中仙
也東溟願謂人曰人生百年此樂如何不恨我不見
古人恨古人之不我見也

顯廟嘗召諸公子儀賓于醉香亭仍泛容下教曰
孝廟嘗謂鄭斗卿之詩不下於李長吉而予聞潤
於世事決不堪為應俗宰相可恨仍吟其詩域中王
亦大天下佛為尊之句曰予外祖谿翁見此句以為
可與李杜上下云 孝廟在潛邸親聞而教予故至

今不忘

出東平漫錄

東溟以評事赴北甌有詩驅馬磨天巔層峰上入雲

前臨大澤蓋乃北溟云其時一牧守文章士也聞此
句而壯之欲嘗試公蓋多恟故也及相見問公甌
有詩乎曰然聞公蓋乃北溟云一句不成詩語有似
兒童所為惟言公駐久乎鄭公甚慚不駐對但曰此
非吾作也牧守退語人曰文章以氣為主鄭之文章
非不及古人而膽小氣沮如此其所以終遜於古
也歟

公嘗醉歸馬上有詩曰僕夫告余曰醉何騎馬還自
知猶不醉蒼翠見南山公每作詩不持書冊則不能
也嘗赴友人家主人索詩公要可觀書冊而無之只

茶頭有曆書公手閱之即吟曰二月春天雨長安桃
始華老夫無一事來醉故人家蓋用曆書中語也
又詠鶴曰宅有蒼洲大身惟羽族微詠榴曰居然有
相感皮裏共丹心公之自况也

公嘗以館官醉書諸生狀尾曰

有屋扁位
版移安事

一丘朽木

何處不可以是論議紛紛幸以鎮之後有曹姓儒生
赴試見鄭公為考官起立不製曰是昔侮聖出慢語
者安可屈試於此人乎他儒生亦多送之者便成罷
場特有右鄭公者如儒生因始之曹被杖訊謫配曹
蓋年少太慷慨而已因始之太過亦案非公志也謗

浪黃公為曹生作哀辭言是事後漫浪集將行黃經
歷應元氏以序文請于公公初許之曰爾翁文集序
吾何不作及後考閱本集而見之辭不作曰集中有
此文而吾之作集序豈非未安乎遂不作孰謂公醉
甚踈脫哉

東溟曾以評事到城津有詩八首今錄其二曰古
城阪路雪漫二二月邊庭春正寒渤海無風波百丈
扶桑半日三竿壯遊不覺関山遠縱飲何妨蠟炬殘
只為思親無意朝時二回首望長安又曰海上危城
小斗齊女牆橫壓白雲低春天蜃氣成樓閣落日鯨

傳入鼓聲以漢未清氣稜惡蓬萊欲到古今迷愁未
賴有胡姬酒一任樽前醉以泥氣極清健

尹順之

号洋俱

漢湯檣詩云瞥々滄桑易變移薊門烟樹使人悲青
驄西去傷為事白馬東來恨此時隨處繁華都已久
莫強兵甲更何之塵以漠々孤城裡羌笛紛紛弄脫
颶曉發津和詩曰客裡清夜一帆催千里三山取次
迴天外莫愁浮海去月中還得御風來狂呼玉兔求
仙棹醉跨金鰲作渡盃墮地壯遊男兒事幾人今古

到蓬萊詞極豪宕

津溟為通信使到宮川舟上次從事官申泥翁崔奇
男約日河壇根以闡南華躋合閑元自一家久向林
泉修月斧晚浮蓬海逐星槎仙區摠入詩中盡神化
堪方鼎裡砂旅榻共閑文字飲玉壺霞醞夜頻賒申
泥翁元韵云衣褐胡為逐使華只緣佳句動侍家曾
吟鸚鵡洲邊草却似番窳窟上槎蓮幕不妨揮彩筆
蓬山况復問丹砂論文我欲頻相對呼取隣舟莫謂
賒副使趙龍洲次曰愛君詩格極精華出入高岑王
孟家古匣流流水曲遠遊頻逐漢玉槎准知華欲

爭鯨力漫道心遙鍊并砂炎暑清談爽烏匱會須完
月酒頻賒劉村隱次曰以年頻選陟金華絕響千秋
如大家替鞞皂裹封事筆快乘銀漢上天槎蓬壺自
是多仙藥句兩何須覓鍊砂利涉不愁行萬里眼無
桑海去程賒螺山朴安期次曰彩筆輝煌鄴小萃大
方風雅擅騷家玉門不抱三年琴蜜海虛隨八月槎
夢返薜蘿湖上宅功休文武昇中砂吾生亦非樊籠
鳥相對何妨酒屣賒

昔在壬午冬漳溟與李尚書汝省自鳳凰城渡江仍
訪朴德雨謫居留如日與之團稟矣今到竜灣二公
俱已九原感頌一律曰過江曾並李膺舟仍向竜灣
訪舊游暇日登樓閣勝集德皇連夜聚西州簪裾天
下雲俱散存没人間歲幾道遼鶴獨歸萃表月青山
無語水空流

具鳳齡

号栢潭字景瑞官吏曹參判

送朴承侃之任達城詩云使君去作湖山主吏隱何
妨管物萃公岳翠搖軒戶滿新川光襯几楹多蚕頭
破壞參差長鼠尾垂林栗已花琴鶴樓中官事了角
中開傍碧雲斜

李鵝溪在箕城謫所次E友具栢厚韻贈潭舍僧曇
粹詩曰松間筇響逢禪窟軸裡銀鉤見故人為問溪
堂誰作主野花猶似昔年春

朴長遠

字仲久
吏判

人号久堂

朝登第官五

朴久堂嘗游三角山有詩曰磎踏却憑樵窟問藥名
時與寺僧評三更睡起禪窓下松桂花陰繞鶴舞時
年十一曾見趙滄江日記為平康宰時久堂外祖沈
都正親為之鉄原久堂幼時送為滄江往鉄原見之
喜其夙成故後送書相訊云出晦隱集

仁祖朝公以正言製進月課反哺烏一絕曰士有親
在堂甘肯貧不具微禽亦動人淚落林烏哺 上問
政院曰此人父母生存乎政院啓曰只有偏母矣又
下教曰觀其絕句誠孝非九一家忠孝令人感歎
風樹之悲古人所尚命賜米十石錦五十匹出清為集

申儒

字君澤

仁祖朝登第官行堂

丁酉四月以天司諫被譴竄江原作續夢詩序其序
曰丙申春末余夢行到一處不知何所或云江原道
之原州官而所舍公癯身若為牧伯而行李寒悴又

非官人獨二三吏趨走門外而已環視四面众山簇
立西北一峰尖峻突起有水中流而駛殊無清絕景
致而意味鬱塞吟覓一聯云四山當面起一水決中
流篇末終而覺當時以為夢寐間偶然爾今春負罪
竄江界府到此山川及家舍一如夢中所履所謂江
原者乃江思之江字也原州者清源之源石州之州
字耶考諸輿地郡名即可徵為豈所謂識耶理有前
定而不可違者如是夫昔奇服齋夢中之作正符吉
城所見其詩見續青丘風雅及國朝詩刪古人亦以
詩識不為誣也余詩未成今乃續成絕句其詩曰四

山當面起一水決中流今日江邊謫依然夢裏遊
海豐君鄭丈宅在敦寧府洞有一軒常日會客設酒
必於其所余未嘗不在容坐自遷逐後飯京淹病五
六年之間足跡絕於親舊之門今年春首叙復忝貳
秋曹每徑敦寧府前踞而曹務劇晨佳昏暇僮囊奔
忙未暇一回嚙叩海豐軒意中常懽懽也
及春暮被疾僵仆閉目收神不復思人世間事久一
夕昏睡忽夢至海豐軒而則坐客不省誰某而皆平
昔所親諸郎學士列坐少者如人奕于軒南棊酒圍
乘喧呼娛樂軒中安一花盆云是四季而花色豐艷

絕異常品于時夜雨溜簷浙々淋碁局海豐中坐歡
酒以銀盃斟燒酒余受而碁燭前則盃花燭酒々色
濃紅宥有曰此便紫燒酒也余咏老杜詩清夜沉々
動春酌燈前細雨簷花落之句坐者皆歡而意謂不
足當即事吟覓一聯曰春酒近花杯面紫夜碁當雨
子拜寒因遂遂然即三月旬望間也夢中事久而猶
記了了在眼豈以前一聯能記實故耶病少間演為
長律一首以識夢境好事以釋前日之恨海豐有五
子四已登科歷仕臺閣長孫又省翰苑入薇垣為世
名家云爾詩曰鄭老高軒迹如掃病中相憶夢中看
招邀滿座風流客喚出全家侍從臣春酒近花杯面
紫夜碁當雨子拜寒白頭久絕常羊事何得今宵却
盡歡

申混

字元澤 號初卷

公幼嗜文章自髫髻著成詩文名曰弱冠錄八歲作
秋月詩其詩曰夜坐見秋月々明照我衣愛此不能
寐劇於十五娘
辛酉九月夜夢到一峰上峰勢甚絕下臨大江々
其海門相接縹緲高絕真仙境也與女三道人對碁

松下俄而風雨大至江渚晦暝又月上海口金波動
搖清冷爽豁不可形容余與道人罷碁起立見白粉
花片蔽空飄下滿濕衣裾道人云此乃松花也余即
口占一絕朗吟良久覺雨盡記詩曰海月初生江雨
鳴上江下江半陰晴松花飄益玉碁冷山与道人無
世情

伯氏竹堂公在松都寄詩有序曰七月二十五日余
在韶陵柵川夜懷元澤吟喟之間得一句云秋燈遙
結茅凡情時元澤近待在京道途僅百里故字有期
即此語意不妄改作他句成詩無何元澤蒞 謹出

為安州教授塗次作別後得驛報聞以八月十五日
到任所是夕余再抵韶陵遂以前句足成一絕豈所
謂詩識耶仍錄以寄詩曰離君日 計行程正到安
陵宿塞城寂寞江天聞鴈夜秋燈遙結茅况情是夜
余始到謫所而此詩末句偶成當日之識殆非是耶
吁嗟久之追賦以和寒燈不寐如飯程更漏沉々月
滿城還恠詩翁眺覓句早時料理此宵情

君澤精雅簡練脫節頗自放元澤負何勁渾元澤固
當優也文亦不失為作家持跌宕詩酒年又不永未

遑深造耳

出曼藝集

公出補安州教授臨行大夫人戒色其內室手提衣
着之又進勉戒之言公援筆題壁上曰二十西遊錦
繡最無親戎色歸言同母憂疾病誠為可妻妬風流
也不公投筆即上馬而去其少年豪氣想

朴綺

字仲文号中峯梧白子也選湖堂官正掌令
詩小學盛唐類清新晚規杜陵下逮皇明諸
家而要以天得為宗惶菴李壽仁詩所謂我
友中峯子遠逼盛唐詩者是也

放歌行別舍弟仲涉云少小學書胸中無一可下
帷終南北走馬章臺左右人不見我今人不識我
頭天地空莽々眼前俗子何瑣々男兒二十不得意

窮途万事皆酸鼻公門侯第望若越遇酒逢場但能
醉清平採藥不遇仙汾江學稼羨嘉德三年楚澤鯉
趨庭共被連床有賢李時々鉛槧用藝場弟何俊進
允何狂難兄我愧荀氏子清詞甫似謝家郎與來聯
步無遠近登岳臨流孤嘯長彈碁崖幘小堂幽朶杓
呼月江楓秋鞭駟日夕漢湯路別恨秋思令心愁送
尔囊中無酒錢空歌放歌浮雲留明朝搔首薪山孤
可憐蹉跎一丈夫寒風落葉望鄉臺閑樹江雲紋眼
枯人生少壯能幾時憑君努力莫躑躅冬初床下刮
目待會看盈積驚人詩

初登第親親湖南特拜典籍還京故其大人梧函公
詩有出後甬身非我有臨行莫作別離拜之句其伯
氏汾西公有喜氣春光均爛熳化工 君寵各生成
之句

故事道山之選官非清顯不敢預 仁祖命大學士
更加極擇張谿谷謂仲文之才足任力破其議公竟
以典籍得之既而張公於 庭試文也仍擢公製為
以報戊辰之糾會其日何莫疾作不能執筆日是始
為洪觀察命為手寫其文而修潤之故一時傳為蕪
苑盛事或問李東岳後輩孰為能詩者荅曰以余所

聞即仲文其人其他如書法範圍晉人行草翻各
自當家逮命諸公製日本日光山詩崔完城鳴吉李
尚書明漢並籍公筆以進廟谷洪相病革欲得當世
善書者書呂洞賓一絕以省及屬公為之粘壁極
快

朴濟

字季淵南 郭子也 薩判官為文 詞罷去塵垢
注 通古

稅林咸平均云病哭竟塘後居然已隔年琴已流水
新道在一燈懸南國無人傑西方有宿緣遙憐白蓮
社海月為誰圓林公晚染禪故云

朴維字仲涉踰觀海裔時際昏亂大人梧白公被黜
問世憂俗間發諸詠詠昔過穆陵詩曰山上孤雲盡
日橫石羊無語鳥嚶嚶臨風暗洒復行淚却怕旁人
不放聲古可見其志

朴潢

字德雨号儒軒司僕心朴東彦子梧白侄也

辭連於甲申逆被逮 上察其寃以緹俸之重命
流配金海居一年蒙宥謫中作二絕曰重嶺參天大
海橫故園歸夢覺還驚人生不有朱崖謫豈俟君親
恋別情千官齊駕競趨班蹈舞欣迎鶴駕還平土含

生均雨露春風不度鬼門閑時 昭顯返國而不得
家赦故云

儒軒以鶴谷壻鶴谷曾經鈴長而儒軒又為鈴郎次
鶴谷韻曰坦腹東床二十霜無何日飲酒為鄉傍人
爭笑甕間醉吏部門生吏部郎

孝庙潛邸與朴潢同滯瀋館相得甚惟 孝庙恒言
其甫吾之知己也嘗贈以詩曰鵬搏扶搖九萬里何
愁今日隔雲水悠悠天意最難知對泣何須作楚子
及升 天位公先一年沒矣世咸嗟惜之後公茅南
陽公以輪對入侍起出 上目送之曰嗟乎酷肖乃

凡為之愴怆良久

德雨之喪也金清陰挽曰三年絕域同羈縻咫尺荒
阡隔死生地下誰知南面樂人間最結北堂情趙河
挽曰側身天地從三繼洗眼恩波刺一州手把君書
如昨日忍聽憐笛漢山秋鄭太和詩曰慶驗善家聯
白壁迹陳名跡遍青雲傷心曰歲多零落獨立花邊
欲世紛沈之源詩曰白外松陰猶古色菊邊樽酒為
誰開最憐鶴髮門閭望却道王孫暮不來洪命友詩
曰人事便成千古恨此心唯有九原知十年重洒平
生淚曾把鴈原不盡悲俞榮詩曰海國嗟嬰疾天涯

阻奠楹平生一樽酒感激百年情

朴燁

字叔夜朴東亮之姪也光海王寵臣 反政後伏誅

鶴山樵談云近世士人以禮法為蘧篲非徒談誦虛
死而已乘醉結駟出入平康不復拘忌以至莊人雅
士亦染其習時有朴燁叔夜者能詩文薄偉恭樵嘗
放僕之字迹與詩法到處書壁後人未看則必曰某
之書也其傷春曲曰妖紅軟綠含朝陽鶯吟燕語愁
人腸苔痕清露翡翠濕杏花撲雲騰脂香鳳衾輕薄
春寒濕斜倚銀屏恐難別薰砧一去故不飯屈指東

風又三月題仙子障曰白玉花冠素錦裳手拈碁子
費思量經年不下神仙着想是蓬萊日月長題月殿
曰花苑夜蒼：移燈賞海棠露華侵絳帕香氣襲紅
裳鯨掣黃金鑰螺雕白玉床行雲着行雨畝見楚襄
王殘春詩曰屏暗下流空凝雲護綺輪斷絲索落絮
雛燕語殘春睡思生紅頰啼痕染翠巾盤龍玉臺鏡
只待画眉人洞仙謠曰青鳥翩：錦字通玉簫吹咽
廣寒宮情知洞裏如花女笑指風流許侍中詩格與
余彷彿而字畫莫不真儼人固惑也余曰是得出入
花街之名可笑

叔夜号過迤平嶺有詩曰迤平嶺外是昌城殺氣連
天鼓角鳴敗馬殘兵故不得夕陽無恨大江橫迤平
嶺即金將軍應河敗績處也

半月詩曲以弯弓細以眉天邊殘日欲西時光斜恰
照奠三葉輪缺才容桂一枝暫伴長庚竟耿：忽沾
江海夜遲：絕勝滿眼圓如鏡看到深更却厭之

鄭雷卿 温城人

錦陽尉朴仲淵奉使未滿余以宮僚在館塞外相逢
不無依：之意及其別也蓋復無聊即拜萃篇頓豁

窮愁不敢辭拙強次曰傷心庾開府奉使漢中即聚
散關河外音書道賅長祗今奄在野何日鴈隨陽祢
子天涯意故雲過太行

宋浚吉

字明甫号同春隱送官止判書

文庙從

壬子元月夜夢侍退溪先生覺未猶覺除必襲体感
而有作詩曰平生欽仰退陶翁沒世精神尚感通此
夜夢中承海語覺来山月滿窓櫺是歲公卒

鄭東溟贈公詩序曰向者自 上有貂裘之賜士林
莫不榮之曾見自庵金先生錄詩集 中庙於自庵

亦賜此物 聖祖神孫待賢士有不期而同者如此
亦吾東方一羨事也張平子詩曰美人贈我貂襜
褕何以報之明月珠贈必有報美人既有贈今何以
報之用平子詩賦絕句以贈美人何所贈 我貂襜
褕 主恩如可報明月泣成珠

宋時烈

字英甫号左菴思津人生魁謚文正官左
相文庙從享

光城之喪先生以詩哭之曰吁嗟世道益沉淪何許
今年先此入大厦歌頌胡不慙斯文寂寞更誰陳理
呼難舞重林夜水咽零愁瑞石春俯仰師門無限慟

獨將送稿泣沾巾

先生入金剛山時適六月流頭節也卸肩輿于真珠潭下流令從者開執貼梳頭仍有詩曰數莖飄向海東流蓬萊仙子如相見應笑人間有白頭

尤菴云俞市南以介和見謫蒙赦後仍有叙復以屢辭為未安暫謝騎省而故：道見訪有詩其聯云儕流歎：要同趣山友招：恐不悌此言吾人今日之真景也

金公壽增問尤菴曰先生自北南遷時到嶺東村舍有題詩句於屋柱其詩曰三傳市希人皆信一拔裙

蜂父亦疑世上功名同木雁座中談笑慎桑扈共事頗是然否先生曰外書云東海人得一灵龟自言天下之木亦不能烹殺我矣有道人曰烹之以某處枯桑亦不死乎龜即垂頭流涕云今日座中開談笑者亦可以知我矣如我者已成昇與雖燎之以毛即可糜爛多何至必用殺乎

鄭恭齋

菊堂登茅往謁於其叔父綾州任所設慶席有光山妓言夜夢霹靂驚怖覺未疑悞云座中使菊堂贈詩

解恠即題歌扇云光山佳妓玉為名南國爭稱四第
凡人腸斷空天石也故遣雷公夢裡驚

蔡寧越至菊堂之妹凡也丙子亂後有詩云網常墮
地國隨傾公議千秋愧汗青忍背神宗皇帝德何
顏宣祖大王靈宇為北地王湛死不作東窓賊檣
生江上吞拜行且哭穆陵殘日照微誠一時詠歎
菊堂次其韻曰隻手難扶大厦傾匣中空有劔花青
忍看國底三綱斃未信人為萬物靈薪胆休忘須誓
志男兒耻作負恩生腥塵眯目神州隔誰識激臣拱
北城

許禰

号水色

五荆公詩曰卧分黃犢草坐占白鷗沙盖卧則分黃
犢所卧之草坐則占白鷗所坐之沙古人以此為巧
我東許水色禰詩曰草黃眠失犢沙白動知鷗盖犢
与草俱黃眠則失犢鷗其沙俱白動而知鷗其惜語
比為尤巧
任疎菴茂叔有意於一妓一日相逢與之狎坐仍共
入旁未幾妓託而逃走水色作子夜吳歌三首嘲之
末句曰青鸞忽飛去孤鳳棲空枝

水色送金孝誠謫行自北道移配嶺南云如山臣罪
大四海 聖恩深却返黃沙磧旋投青桂林會合皆
閑數分難莫損心水垂相映處霜月滿雲岑

金道原名世 初受學於水乞少捷鬼科歷敷清顯
以言官不撓於時遂被遠謫今則放故旅次于江上
讀秦漢詩文以自娛時年二十八作俠客行以示余
曰君不見太華巔上三尺雪白日照難為節又不
見漢江水頭十丈水青春受謝終應減歲間翻覆亦
如此萬事有盛還有歇子鍾取醉欲自適誰能碌
事于謁余次曰君不見嶺上孤松冒霜雪青獨抱

歲寒節君不見匣裡寶劍埋塵土
精光久不滅
男兒氣槩本完貞
豈以否泰有盛歇
時違矯天正
山步時至榆楊金門渴 萬

李公惺之子得怪疾自言遊於紫府
與羣仙相語
曰任叔英即天上仙官以事謫下
人間其代尚不差
出云水色聞而寄詩
踈菴曰為問謫仙子
驂鸞幾歲歸
清都尚憶佇塵世
足仙排落日蒼江
遠春天雨露
稀還憐許掾老猶採
小山薇

柳道三

号敬菴

嘗奉使如閩通遊花酒場還到安邊釋王寺賦一律
曰三千官路注來忙到底繁華閑幾場即此機心還
寂寞從前豪與太顛狂晨鍾洗盡笙歌耳晚茗清閑
酒肉腸暫借蒲團成一夢滿山松籟夢中涼脫洒繁
弄之境界剩得清閑之意趣詩與神會發語蕭爽才
極足不凡可想矣出栢谷詩話
散菴之孽孫進士柳律呂咏虱詩赤憎渾遲卯育繁
群居賴 弊裘存微軀幸脫甘補貫遺種曾延景略
和汗浹赭皮溫可伏睡餘腥血軟堪吞老鰥背上偏
疴庵顧着麻姑指爪痕 絕

金得臣

字子公号栢谷安東人嘉善藝封君

顯宗朝登幕官

栢谷常有詩曰為人性癖家耽詩到吟時下字疑
終至不疑方快意一生辛苦有誰知自題云唯知者
可語此境今人以淺學平角成章便欲作驚人語不
亦踈哉栢谷入太白山中讀伯夷傳一億二萬五千
通出適大雪公不勝其真鞭折駟脚曰此中
不可無蹇馱也

栢谷云東崖金建中嘗携余遊漢江亭榭時晚洲洪
元九與久堂朴仲久並曹而來至酒酣反舟仍與賦
詩仲久謂余曰昔謝逸咏蝴蝶詩人呼為謝蝴蝶鄭

谷依鷄鳴詩人謂之鄭鷄鳴子之吟病老僧秋閑殿
覓詩孤客夜登樓之句可踈金老僧又謂元九日子
之以惜落花春鳥語解分長日午鷄鳴之句亦可補
洪午鷄建中顧左右曰仲久可謂知詩善評子公貌
類老僧宜得其號元九畫六執鷄實符此名子公即
余之字而余頭童髯脫故以僧戲之且俗語以狎婢
為種鷄執元九素 此癖故云遂相與鼓掌而笑
栢谷云余嘗於龍湖亭榭有一絕云古木寒烟裡秋
山白雨邊暮江風浪起喚子急迴舡人皆傳誦余之
平日所作勝於此者多矣而此詩實得膾炙豈詩亦

有遇不過耶 孝廟嘗使画工繪禁屏也畫下此詩
命摸進此詩之景噫拙樵凡有拜之画而猥蒙 霄
覽至被繪画實曠世之盛事也

畫谷詩話云栢谷童湖吟詩古木烟裡五絕膾炙一
世故已載於余所選箕雅中而唯湖西踏盡西秦關
長江行、不暫開驢背睡餘開眼見暮雲殘暈是何
山之詩語韻益佳而不入於磨錄中恨我見聞未嘗
及此、所謂倒海漉珠竟遺明月者也栢谷田家詩
云籬樊翁喚犢呼童早開門分明室中迹昨夜虎過
村孫必大田家詩云日暮把鋤故稚子迎門語東家

慎中齋畫溪頭泰兩作俱絕佳而栢谷之作模寫
情境逼真勝於古木寒烟之句云

栢谷作詩雕琢腎肝一字千鍊必欲工絕其賈島之
流乎如落日下平沙宿禽投遠樹歸人欲騎驢更恟
為山雨又夕照轉江沙秋聲生遠樹牧童叱犢故衣
濕前山雨等作何讓唐人初公名未著澤堂見詩大
稱賞詩名始振

慎天翊

字伯舉号素隱

母夫人早寡訓子頗嚴公年未成童送山寺授一冊

曰讀訖而歸未幾適當元日還家及門大夫人問其
所讀未訖不面而還送于寺文章早成登第後當
仁廟改玉選入玉堂庶朝科有未唱名數三榜公以
咸以為少罷有元勳子承其中者終不罷而更試公
歎曰聖主新立而朝臣行私猶克前日可以矣即
日棄官啟思召不起

玄巖崔有洲作海鶴吟宵慎伯氣曰翩：海鶴未啟
愁自淺人間有急流霜打雲衣思楚峽月明秋水夢
昔洲彭澤已闌黃菊節瑤池長望赤松遊扶搖欲向
仙城玄銀海茫：洞府幽

公茅湖山慎海翊幼失怙陪大夫人於行泚送人富
主家一瓢越一程始知之公注而告夫人曰必令奴
返此瓢於其主不然吾不可行矣夫人為之瓢留一
宿泚中待報後行自少性行如此年二十二擢第時
月泚李廷龜以考官出語人曰刻燭之試作者難於
展才考者易於失選自首印然獨慎某之文在眾作
中比諸五穀差亘與粟同盛大小自別苟此無目者
豈難予乎

不幸二十五而沒或者乃有仙府神遊之說此与白
樂天之為海山主李長吉之赴玉樓台無異事雖荒

誕亦可見一時人心慕望之深及於身後猶且想像
於埃壙之表也

李志賤

字彈栗号沙浦驪州人

仁祖朝登第官

沙浦少而放佚有所丐媪一日往訪媪不在獨其栗
在耳欲邊而街鍾已動獨坐悄然遂以一絕題壁而
歸後十年李客遊湖南送旅遇一女色已衰猶
妍問李曰公非姓某偉某耶曰然女曰公能記某年
間所丐某媪否吾乃媪之伴某也每憶公題壁詩不
忘于懷吾友今也則已妾亦老大作巫漂落南土追

曰旧遊真一夢也仍泣下李問曰汝能誦吾詩否女
即誦曰碧窓殘月曉仍留曲渚輕蘭已覺秋斜抱玉
琴彈不得祗今難恨在街頭女仍清曰素知公詩名
於世願得一篇即脫衫而進之李顯贈一絕曰越羅
衫袂動生香嫋娜纖腰一掬強睨入巫山作神女時
隨行雨下高唐

沈大孚

号嘉德又号汶翁

題澗西曰小洞深幽一徑斜羊之來宿澗西家去年
太早今年晚長負山翁滿圃花和人祇曰水綠江城

落日斜高樓獨上望系葦夜深徙倚烟波潤江外明
燈点如家春望曰百鳥皆生性千花欲返神天時自
如此多感是何人偶吟曰落照過西山層雲復何事
人間翻覆手比渠誰可以

青松沈習之喪其少子其慎求挽於余予即獨耳眼
枯已四年矣哀甚不能文惟記昔年家兄養叔甫予
不幸也大夫又在焉其友咸陽盧勝而復題曰堂上
鶴髮老室中黃口兒弱妻如畫燭鳴呼君有知情同
詞類也 以哭之某人挽曰生無兄弟死無兒三十能
文一布衣旅櫬如行慈母哭廣陵寒雨杏花紅

仁祖大王議謚時太常欲以仁祖尊歸公疏曰殺其叔父可謂仁乎在滕雲前可謂祖乎以此死招不測孝廟終使之止於竄謫十餘年後放還田里而卒

金玄成

歸南忠孝友出天筆迹遍松壘休公私碑碣屏簇皆出其手操守甚正處母廷清一不進系以此開度累年杜門附宏以書史自洪官至同知敦字府第羊踰八十而卒

省內墳詩曰耒淮可見去淮辭宿草誰馬鬣危天外遠峰思剪髻澗邊殘柳憶齊眉兵坐共避千岩險官廩饒寬一歲飢他日黃泉無愧處撫君孤侄以君

時世以為悽惋之情不减安分堂哭妾之詩

公屢典州府洗手奉職廣聲著世性疎雅不閑吏事不事鞭朴澹然鈴齋終日吟哦好事者為之語曰南窓愛民如子闔境怨咨秋毫無犯官庫板蕩一時傳笑喪出之日草廠如間只書冊一箱朝衣如件而已清修苦節無愧古人書冊

吳翻

字甫羽号天坡

真石樓逢七夕詩云近海蒸炎瘴憑高欲散愁如何七夕又雨作一年秋天上銀河水人間真石樓夜深

烏鵲散情：送帝中宿玉簫庵夢崔孤雲贈余陳亨
一錠覺而有賦一氣存中夜真人下九天甍生青鶴
背簫轉白雪邊不惜金丹秘聊憑子墨傳誰知浮世
客別有叢時綠食後徐行向菜田病妻隨後雜兒先
人生此樂除無願誰自勞：送百年題備邊司契軸
曰君看十二備邊司江漢春風把酒時不是偷閑修
楔事昇平要使世人知天安水仙亭次板上韻曰池
荷丹：暗香生霧罷千林朝日明行人欲向院前蹠
河處鶯啼無盡情

許格

滄海少學侍於東岳其得傳 崇禎丙子以浚遂度
舉自補大明送民足迹罕到城市其春帖詩云棠里
陶潛宅荊州王粲樓眼前無長物江漢一舟孤李白
軒嘗赴燕以詩送之曰天下有山各已 城中無帝
子何一作誰朝誰歌只卷安行李弘濟橋邊萬里遙丙
丁亥後作也
臨沒畫其橋題一絕曰簇簇千峰前至層悠一
水絕村澄臨流故斫桃花樹恐有渙邛入武陵以見
其志孰謂今世有此人耶

姜栢年

字叔久号曰峰晋州人
魁重詩官至礼曹判書提孝
仁祖朝登第

雪峰奎剛山道中詩云百里無人響山深但鳥啼峰
僧問去路遠迷世或傳雪峰嘗以此作誦於東溟鄭
君平一稱善仍曰但字改以山字則在在雪峰歎
眼云奈意此詩在延在於但之一字若以山字則一
篇精神都沒了且但鳥啼三字出唐詩君平豈點全
為鉄耶快知其傳傳者妄耳知此者可與言詩不知
此者擯於談詩席矣栢谷詩話
雪峰在閑東幕佐時白洲為方伯同遊四仙亭押韻

字曰兩人相對照疑是四仙翁白洲大加補賞還

朝廷譽力主亟錄詩名始播云甚石詩話

雪峰嘗夢登赤壁有句曰春染洞庭流碧玉雲具赤
壁舞蒼龍壯矣

孝宗大王

孝廟為大君時丙子之亂以質子在潘中次仁興君
瑛詩曰為客遼河久閉關望鄉空自淚潛陰雲慘
迷江樹曠野茫接塞山愁裡厭看青海月夢中
欣逐紫宸班明年倘遂東故計樽酒萃筵得再攀
昭顯世子丙子亂後質于潘陽有詩曰身為異域未

歸人家在長安漢水濱月白庭心花露濕風清池面
柳絲新黃鶯喚起遼西夢玄鳥未傳塞北春昔日樓
臺歌舞地不堪回首淚沾巾 孝廟次日怨尤何敢
及天人自恥無謀到死濱此日不堪燕質泣何時重
觀漢仗新心懸鳳闕頻驚夢齒切龍庭厭見春為問
若廊樞密地昔年髻婦尚冠巾其氣象已懸殊如此
孝廟嘗曰予於潛印時問保身之策於師傅尹善道
無他言但詠唐詩一句曰公子王孫芳樹下清
歌妙舞落花前予於此得力甚多云
孝廟於戊戌落傷之後 玉假未復翌年四月初二

日始乘小輜幸禁苑 旨諸公子賜坐與語 命錦
昌副尉朴恭定製詩以進即次韵以賜曰雨後晴光
萬綠新一堂少長是君臣花臺舞榭渾如画時有嬰
群喚主人仍滄日當待九秋紅葉更召之已而曰後
會何可必也 聖心忽愀然不樂侍臣等以為出於
適然明月初四日 仙馭賓天無乃有先知之也耶
出東平漫錄

尹善道 字約而号孤山海南人 仁祖朝癸酉登
科 顯廟辛亥卒官至礼曹叅议
孤山於昏朝以韋布陳疏清先正甬瞻擅弄威福之

罪次治希奮永宗忘君負國之罪安且公于慶源
出洪原有一小妓絮盡出迎境上孤山問曰汝是何
人而求問為妓答曰小人即洪原妓趙生也平生聞
公之名慕公之義久矣何幸上舍之行過境上茲以
求拜而上舍之事恐非其時仍索詩甚力孤山曰其
奈馬上無紙筆何趙生即進筆墨錦裳孤山操筆立
辨一絕詩曰吾事因君時汝知吾不知續書不及汝
可謂天生癡已矣於禮疏後又謫三水行到洪原趙
生兩女求見謂趙生已沒復用前韻贈兩妓詩曰重
來如一時心事有誰知娘子忽為沒無人論我癡

洪萬宗

字于海号玄默子

少時客遊成川府伯為設酒席會妓張樂酒闌使之
自擇一妓遂呼命賦詩洪即題曰大堤西畔草萋
萋春盡江樓日放低風送落花添酒筭雲拖過雨促
詩題纖腰歛舞多楚寶瑟抵心自擇齊豪興已闌持
醉返滿街猶唱白銅鞮盖有彈瑟少成色芸俱絕故
有寶瑟抵心之語而楚腰齊瑟用事精工
卜築於錦水濱優遊自適其一律曰名區物色屬中
興明月清風共一樓席上又魚絲升肉人問何羨鶴

錢州十年京洛免青眼千里江湖有白鷓小筭已成
終老計向未榮辱抵漚浮絲升肉鶴錢州對偶精奇
此乃古今詩人未發者也

少時做業郊亭有一白袖負丹囊拜前問曰何來何
僧背負何書僧曰任金剛智異數十年今向妙香山
所負書乃五家解一部也備述楓岳頭流之勝臨行
請顯詩公書一絕曰錫杖隨雲過夜亭蕭然一橐負
禪經談移萬瀑雙溪勝山在山人玄上青同榻閣筆
玄默子與洪元九游上黨菩薩寺主倅携妓樂至元
九所眄者亦在其中主倅賦詩玄默子次曰樽前花

兩三千界指下我洋一再行元九所眄者粗解文字
逆傍見之向元九附耳語元九大笑曰前宵適與此
妓再歡此妓疑吾泄之控君入控詩料頗有愠語耳
一座大噱

顯宗大王

上之六年乙巳大駕回自溫陽臨御褰山之東軒
前有小池方可若干尺上愛其清泚步至其上命
內宦種以蓮子少烏青錢浮出水面士民爭相告聚
覘不啻如克庭之瑞莫也已而浮出者漸稠較其數

則於子無輸焉蓋植物亦含恩受澤一漙浩於大
專之中也又未幾敷披靚鮮莖葉紛然士民益以忻
然相語曰 聖上之省方察一蹠之幸也一蹠之中
吾邑又幸也吾邑之中此池又尤幸之甚也乃相與
作亭其上邑人請名於賤臣、拱手對曰名以灵沼
可乎云、宋時烈記 甬廟即位之四十三年丁酉
適違阿睹之疾如 聖考之乙巳乃稽古事將試温
浴駐蹕于斯亭時當暮秋而蓮之殘葉猶浮池面
上觸物良思法然出淨親製一絕以寓悲慕之懷曰
方塘之北有蓮亭追憶當年淨自零瞻蹄規文增我

感於乎 盛德華難形左相臣金昌集賡曰曾是
先朝駐駕亭一池莖菹幾開零乘輿且至追陳跡宸
感分明句裏形臣李頤命賡曰 先朝陳迹一池亭
遺老迎盛淚盡零此日 聖情增感慕雲章字、孝
思形臣李健命賡曰 先朝清蹕駐斯亭屈指光陰
五十零野老至今敬 聖澤喜瞻前後羽旄形臣趙
泰采賡曰灵沼何羊蹄此亭瑞荷依旧自開零 先
王聖德今王孝至矣難容句語形臣閔鎮厚賡曰池
上巋一古亭池中蓮葉未全零如今雨露添新澤會
見盈池旧日形臣李規命曰天將奇植賁斯亭孤山

在海南時白江李相國贈詩其次題詩曰桃花紅雨
 洒衣裾三月江南暗魂初人道以丞過縣監吏傳詩
 律到山居四程有是慰勲問厚祿從來新絕書不搜
 三公雖古語何知魚樂子允直
 孤山為 孝廟潛邸時大君師傅即位後辛未携殿
 友遊孤山別墅 內殿盛備酒肴以賜之公作詩曰
 刺舟尋故園山色正黃昏宮壘滄釣叟仙乐動江村
 誰知三日乐拚是九重且終南長在眼還向上東門
 時人傳誦之

許穆

孔若人眉長過眼自號曰眉叟生而有文在
 手曰文父以隱德進用 甫宗朝官至右漢
 政謚文正

公之篆法甚奇時有媚嫉者白 上禁古文公題詩
 曰朝日上東嶺烟霧生户牖不知山外事墨葛寫

斗墨葛一作
 斗閣坐

其熊淵泛舟詩曰山下春江深不流綠籟風動浪花

浮草青以白汀洲晚捲釣移舟上渡頭碧淵渡人者碧

瀾渡持其搜三公余曼慕翁金文敬公歌之而作視
 則格里李文忠也持戎戍十一月也此乃眉叟夢中
 所記而丁巳拜右相得此
 終於斷烟之餘蓋先兆云其題人山居詩曰出谷復

溪橋朝日照岩壁白雲逆壑起郊原生草色溪南牧

童在跨牛穩吹笛 又高樹臨西塢野亭俯磔橋有
客未相訪竟日話 漢樵言語盡淳朴風俗滿塵囂
笑罷相送去還愛古意饒 又春峽暮逾碧景物晴更
好 崔峯青翠夕騰蹕勢傾倒天空月色出遊氣淨如
掃 浩歌動高與曠然送塵惱賴有山中人與我同懷
抱

公林居以十事遣與其一三月山花盛開岩隅幽鳥
相蹄 其二林深日晏陰崖宿霧未捲 其三曉日
疊山晴霞 其四雨餘滿林溪響 其五雨霽前溪
水生步出漢機理釣絲 其六溪風吹雨或落照舍

山 其七日夕山氣益佳林外墟烟暝色 其八月
夜羣動皆息坐愛林影扶疎 其九秋生暮峽烟嵐
紅樹千重 其十積雪滿山澗邊深松蒼翠可愛

任有後 号休寓

不易其心而造其語謂之換骨法規模其意而形容
之謂之脫胎法朴思菴淳題錦水亭曰谷鳥時聞
一箇匡床寂寂散群書每怜白鶴臺前水縵出山門
便帶漱任休寓咏澗水詩古澗冷冷景復幽賞心終
日坐岩頭無由禁爾奔湍任縵出山門合野流任詩

蓋源於朴詩結語而句法尤佳可謂脫胎之法
玄默子洪萬宗詩評曰余遊僧伽寺轉向中真寺半
日留憩道場清淨便有參禪之意余賦一律曰僧伽
遊了復中真鈞戟群峯勢欲騰麗祖幾年恢淨域梵
王千劫護居僧昏魔自伏輪燈照迷惱渾除智水澄
人世是非吾已謝法門從此講三乘休寓過加祿賞
即次之曰莆寺采尋伽與陟峰屨共雲騰夕陽
橫点兩三鴈秋葉故笳四五僧千古柱庭畔老一
溪流水檻前澄君詩突兀驚人眼若壁禪家是上乘
清婉老健頷聯尤警一唱三歎窈比糠粃之居前

數朵曾雷雨露零祗是告 王退 聖迹餘波普決
衆生形臣李秉常曰恭聞 宸翰揭池亭題處應添
感淚零欲知儒老箴規竟看取源頭活潑形臣金在
魯曰重御 先王曰御亭池荷多竟淚珠零 宸章
自篤羹牆慕攀和難描日月形臣李晚成曰昔日
先王御此亭克增瑞英幾回零 宸情倍切羹牆慕
池面青錢尚旧形臣李宜顯曰 寧王遺迹最茲亭
荷露如珠淚共零 聽說宸章追永慕重瞻楣壁煥
新形尹憲柱曰今 王駐蹕又斯亭玉滄翻隨室唾
零尚憶 聖神參造化池荷依旧疊錢形李重協曰

半畝方塘之上亭游魚躍處水珠零從看 聖考傳
心法一鏡虛明涵萬形

金錫胄 字新百号息菴清風人

崔承太言黃聘君一皓於丙子九月還自擬島題詩
於納清亭壁間詩曰世已憂無奈身應死始安秋風
難別意葉落萬重山癸亥間余於北行啟路來訪則
已亡題壁曰漸暖春陽問午程忽看林樾聳軒楹西
行高柳垂綠一道平川泯之清正好披襟邀颯爽
還思把釣弄空明徘徊為覓涪翁句丹碧渝來字亦

更

息菴之赴燕也到榛子店主人壁上有江右女子李
文蘭手書一絕曰椎髻空怜昔日粧征裙搜盡越羅
裳爺孃生死知何處痛殺春風上瀋陽下書小序曰
奴江右虞尚卿秀才妻也夫被戮奴被虜今為王章
京所買戊午正月廿一日灑泪拂壁書此唯望天下
有心人見此憐而見拯店人見者傳云此女悲楚之
中手可二十恣態尚嬌艷動人書此時右手稍倦以
左手執筆疾書云公覽之凄然為步其韻曰綽約雲
鬢罷曰粧胡茄幾拍泪盈裳誰能更有曹公力迎取

文姬入洛陽

萬曆初廣寧摠兵李成樞以戰功封寧遠伯為一代
名將其子如松如栢即有功於東征者也稱為醫無
閭先生有文集三冊天啓初巡撫王化貞守廣寧聞
虜兵不戰自潰朝廷並速經略熊廷弼論死天下惜
之公過廣寧而有詩曰欲向醫閭訪故蹤山河慘悽
夕陽中邊功百戰推寧遠絕學千秋仰賀翁寰宇即
本殊內服窮荒何處覓儒風傷心最恨前朝事強敵
當門尸老熊

明朝既失廣寧之後凌河數百里間有三十年百戰
之場祖大壽大樂兄弟以世世遼將初從孫閣部承
宗收復凌河後守錦州清人掘塹三重為長圍三年
猶不降糧盡不結大樂先降入城勸之與宋朝呂文
煥文德兄弟守襄陽事絕類表摠督崇煥初以邵武
令上書言兵遂見任東事已庚間竟以虜迫皇都副
死巡撫盧象昇者亦以治流寇有名楊嗣昌忌之改
任遼薊庚辰年間戰死事略見於明季遼聞蓋松杏
塔三處守將之一也而塔山死義最烈計策尤奇意
其將必盧公也然無可徵是可恨也公詩曰人方刀
俎我方魚曰凌河奏急書萬竈銷沉同亂磧千隍

剗削作荒墟呂文未救恩終失邵武計亦疎不識盧
公何處死定應英爽鎮醫閭

孫閣老承宗高陽人已巳出師凌河恢復閩外七堡
尋以譖去幕府諸人如茅元儀鹿善結皆以才畧名
俱廢不用錢牧齋嘗贈詩云朝廷議端三遺矢杜稜
安危一卦宮蓋憤時語也息菴詩云凌河戰血日成
殷相吐專征駐此間每借浮雲迷魏闕空留明月照
秦閔田園春日傾葵坊幕府英雄種菜閒每誦錢生
人物論古陽終古仰高山三篇皆詩史也
歸川金尚書佐明嘗講太極殿後又移去岐川既沒

文谷金相吐壽恒有登亭感曰之作曰分明往事幾
經年太極亭中醉別遙比日登臨餘一淨向未存沒
隔重泉清溪雨送新流漲翠壁苔侵旧字鐫徒倚曲
欄無異語終南秀色獨依然尚書子息菴公次日南
山曾記結庐年歛哭仍開聚族遙終古迂移無定主
即今傳付負平泉文留拱極堂中祝字認飛流洞裏
鐫三復相公懷旧語不堪孤露倍潸然

李止菴日進每息菴緹登黃閣李止菴寄詩勉之曰
鬱鬱終南麓吾童子所遊白鬚陰澗壑青眼記林丘
淮道成安後還教宅相苗茅齋仍望月事業在箕裘

息菴次曰亭從吾祖闢地即尚公游不識何年代猶
稱某水丘田園三畝在遺訓一經留每誦河汾語行
將老荒裘

李敬輿 号白江

白江贈默師曰山人來自達摩山滄海浮盃乞白還
楓落湘潭秋故盡送師故卧白雲間贈李正言壽仁
曰仙家寄在白雲隈琪樹瓊潭洞府開存沒十年多
火恨一溪流水泛花來贈張自好曰功名自異散人
疎月映龍門有旧居四面青山一面水生涯只有五

車書

趙生洪原女俠也北來時迎待甚款後因來使寄書
寒暄以二絕謝曰書到三川問死生殷勤却似故人
情世間多少青雲客誰識窮荒義女名又昏朝放逐
盡名賢行色宜為女子憐聖代即今明四罪錯勞書
訊到三川蓋尹善道上既昏朝有三水之行趙生款
待其行尹公贈詩故云

東館次清陰韵高名大節日爭輝白首燕山鎖北扉
不識瓦全還自愧謾將衰淚濕征衣清陰原韵寂寥
孤館日斜輝病客無聊獨掩扉千里同來不同去天

涯芳草盡沾衣又次前韵呈清陰曰 皇明一統萬
邦賔此日孤忠海外臣直每首陽爭義烈夷齊猶是
域中人清陰復和曰奉節朝周昔作賔 皇恩如海
到陪臣天翻地覆逢今日未死終為負義人次清陰
嘲鳳岩遲川二公吸烟韵曰蘇卿餐雲今三歲離子
回春亦一時水火元未成既滄淺深功用有誰知清
陰原韵曰水盃蜜香餐雲地金爐歟炭吸烟時西家
風味誰能辨却問吳臺笑不知奉酬清陰謝油席韵
曰何牽親承君子光玉盃水盃暎秋霜還慚微物非
耳夏自是清風起首陽清陰原韵曰油席煌煌：乱光

滑於洞升冷於霜儵然滿榻清風起一任西窓送夕
陽

金穎達

任泉人官至刑曹參議

穎達文官也有少能文鳴未釋褐客游完城宿池亭
青荷被水月色微明亭二間內外有閣掩閣被酒獨
眠有履群自戶外漸通排內外閣而入容態絕艷穎
達醉裡開目一視復冥然而睡美人掩閣出見于夢
曰嗟哉無心即吾心慕即風儀才調冒近清光醉而
不省余悵然出題詩為葉上留一墨以為贈為我堅

歲此墨勿失後必高茅官且顯失此其不吉乎穎達
朝起見外閣中有折蒂菴葉上有詩曰遠客沉醬
叟不聞睡荷搖月舞波紋今霄佳會天應借留光山
一丘雲其側有墨一笏中字曰光山丘雲蓋菴葉不
受墨而此則字畫甚明穎達甚異之取其墨封而署
之歲之錦囊中後登茅宦游州郡有薦桃官妓乘其
醉探錦囊知有墨潛偷之細已之囊中夜未半非夢
間見昔日池亭羨人愠而謂穎達曰始吾愛君贈墨
戒勿失今何食其言穎達覺而開其囊無墨謂妓曰
吾囊中失一物爾无戲妓驚而笑曰吾何戲吾宗不

死穎達固懇之恠而放還之曰吾戲探囊中有完墨
方吾之墨蜜出之納于吾囊中耳妓自披其囊有封
識如故而無其墨大恠之穎達曰神女所貽慢歲而
失之神其怒之乎其後官不達

萬曆戊午刘綖等敗死我 王遣官致慰於經略問
安官李泮乃相礼朴守緒之婿也泮乃大北使流故
一時名士送別於盘松邊朴亦赴會群少凌侮之曰
相礼可作詩送婿耶朴曰工拙間當作願呼韻座中
呼以難字即應曰莫歎臨歧別深憂出使難又呼顏
字元戎新屈膝聖代有何顏聞者皆奪氣又呼山字

應曰殺氣衝遼薊，頑雲壓海山。又呼闕字，即結曰：丈
夫長劍在，何必恋鄉閭。滿座無不摧沮。如徐國禎輩
閣筆而不得作一句。

尹鑄

字希仲，官二相。

少時游洛山寺，有詩曰：洛寺臨東海，東夫桑日出。
滿天紅上房，清曉燒香坐。身在祥雲紫氣中，又嘗有
詩：駟馬悠々行，復行石橋南畔小。清問君何處尋
春好，花未開時草欲生。又：萬事如棋不着局，一身無
累是人豪。只今雲白山青地，林雨溪風入少舫。

如雲開萬國，同看月花發。千家共得春，三春和氣風。
吹柳萬里清，光月在空之句，亦為人所誦。
庶分鏃，能文嘗有詩曰：驪丘山水我家林，山水清幽
清我心好，是善人淹採釣，幾回佳處憶登臨。僧留岳
寺尋梅約，鶴報秋江見月音。寄語風光歸易耳，旧情
新恨自沾襟。

李尚馨

字德先，号圭峰，又号天默，齋金州人。壬子
司馬乙丑大科，居南京。

先生深於易學，嘗曰：孔子到乾卦，顏子到泰卦，天理
人欲與陰陽消長，同一月三十分，陽一分長則陰一

子消自冬至、四月則全體是陽皆消盡是孔子也
自冬至、正月則泰卦而天理主張人欲退聽二月
大壯三月夬而到乾亦不遠則所謂顏氏之庶幾者
也又曰東魯老陽位故孔子生而西域太陽故釋加
注閩中少陽位故朱子生蔥嶺少陰位故達摩注矣
又曰易學者聖人欲使人誠善補過也論易之時師
友皆歎服而承肯尹知敬等每起拜至於街卒市童
亦皆指先生曰知天之人也時議或疑先生之學專
尚象數澤堂李公以詩解之曰理氣除非象數通氣
疑於理、疑空知君肯次明如鏡萬物都輸四片中

又曰綜博方該道躋全際時即易未為偏若言理數
非真學從此金華之俊賢

公嘗次韓栗翁靜居賞春論衆數韻曰主人論易不
論書義畫周經搃緒餘楊柳吟風心境活梧桐玩月
世綠疎乾藏月窟秋聲動坤闡天根春意舒自咲侯
芭櫓大道玄經白首歎紛如幼新德甫在著吳峰讀
易吟寄一絕曰白雲紅樹共重人在芙蓉第幾峰
夢乘黃鶴山頭去讀易舞中月一曲公沒沒潛谷輓
云執義舞名久人稱博洽才耽經能狎究游藝又無
該一病悲時命三年莫往來湖南地灵盡萬古有餘

哀慎獨齋全集挽捷高科綴躋班幾年蘭佩扣天
閭公遊前哲經書裡迹近威顏咫尺間臺閣論思方
倚重丘園將息早投閑可憐千古存亡恨永備湖南
萬疊山

趙緯韓 号 玄谷

現海齋朴灘梧田朴東亮之子玄谷之壻也梧田坐
事流竄而丙寅現海天遊於特母服之日其後梧谷
量移扶風縣寄詩玄田曰一別音容備十年中間人
事各潛然青猿哭子腸先斬丹鳳將雛曲未圓鵬舍

續成迂客賦栢舟堪廢吐風篇山花野草渾愁思相
對無言敢恁天玄谷次曰傷心莫說丙寅年說到當
年意斬然每恨平生貽阻澗不畱今日作團圓猿腸
鳳曲均吾慟鵬賦雜騷誦子篇握手相看雙下淚敢
將哀怨訴蒼天

玄翁云我朝文章巨公非不蔚然輩出務為專家
至於取法李唐者絕少冲菴忘軒之後崔孤竹白玉
峯李蓀谷最傑云今各錄其一首忘軒寄僧詩曰鍾
聲敲月落秋雲山雨脩、不見君藍井閉門猶有大
滿溪人語夜深聞金冲菴江南詩曰江南殘夢畫愜

愁逐年光日、添獲燕來時春欲暮杏花微雨下
重簾崔孤竹廣陵詩曰三月廣陵花滿山晴江啟路
白雲間船人遙指奉恩寺杜宇一舞僧掩閑白玉峯
贈僧詩曰湖外逢僧坐晚沙白岩啟路亂山多江南
物候春猶冷野寺叢梅未着花李孫谷宮詞詩曰平
明日出殿門開鳳扇復行引上來遙聽太儀宣詔語
罷朝親向望春臺宋太史之蕃見崔白李集大加歎
賞曰嘗歸梓江南以誇貴邦文物之盛蓋服崔白李
之詩也文章之萃國如此豈可以小技而忽之哉出詩
評補遺

趙玄洲續韓賦南農八咏今錄其二首暮春詩曰花
稀新綠繁隴麥搖高浪雉雛日當中小犢隨饁徃秋
耕詩曰烹莢夜勸牛未寒還思塹：凍方是膏許為
明年設野閑容每拙畫農家情狀
玄洲宮中四時詞其詠春詩曰榆葉陰：荷葉肥水
晶簾外落薔薇黃鶯似識君王意不折柔腸終不飛
委曲艷婉用意甚妙出居午興詩曰荷堂小睡覺難
去欲醒未醒還就濃山鶯過後春寒寂自在棠花零
午風妖韶女老自有餘態

林泳

昔壬寅歲王考在田山別業召孫渡泳以侍仍使讀
書一冬王考下示一絕勸以窮理修身之學而二人
者幼無識并身其辭而忘之中間十餘載人事變遷
不復侍王父矣余自數年未於心理之說不可謂全
無志焉浞氏又且舉業欲專力於問學此豈吾祖有
以默誘之歟適閱旧書忽得王父遺詩曰臘盡春還
獨掩扉靈深江遠客未稀縱然汝輩耽書史窮理修
心我所希余敬次日幽吟不寐掩寒扉此事如今識
者稀心理一言家法在旧時吾祖狎深希

過靜觀齋李端相旧寓有感詩十載重來萬事非雲
山依旧客沾衣前川花發誰看汝月照虛池人未啟
藍浦踞中作曰山漸暖冰水漸奇洞天何處卜居宜
仙源欲問無人識綠見桃花却自疑

謝李養叔頓命來訪詩曰江客輕舟似漢槎入雲相
訪到山家相邀水崖風生壑相送巖扉月滿沙
山有花百濟旧曲也有音而無詞戲效憶秦娥體為
之曰江雲絕哀歌唱斷荒城月荒城月千年古國落
花時節釣龍臺畔寒潮沒皋蘭暮寺微鍾散水光山
色夕陽明滅

山齊月夜與從弟世讓呼韻曰占曰谿路蒙回一
壑深世間誰識此雲林寒簷月動江山色靜夜書聞
宇宙心沙鳥漸親休養鶴松風竊聽當鳴琴箇中佳
趣那專享早晚煩君復見尋趙叔成卿示詠梅二十
律與致幽妙三復嘆賞略次首尾二篇韻輒付敝人
其一曰卷裡寒英指點起君詩真似隴頭枝題封幾
日山窓到辛苦穿雲驛使隨香起雪屋還如見冷徹
冰襟許共知別有龜翁截艷意此間春事不無遲

李顯郁

鶴山樵談云近世有李顯郁者崇詩魔鶯溪相公不
知其然大加稱道李益之一日謁相公公出顯郁
之詩令呂高下益之舉步履無徐亦不忙東西南北
遍春光之句曰此乃文章家語國朝徐李亦不曾道
是語此生年少必得詩魔相旺不以為然已而果然
其次許郢州詩曰春山路僻問敝樵為指前峯石迤
遙僧年白雲還暝壑月隨滄海上寒潮世情老去渾
無賴游與年來獨未消回首孤航又陳迹疎鍾隔諸
夜迢迢其次李益之詩曰風驅鷺落平沙水態山
光薄暮多欲使龍眠後盡裏其如渙艇笛舞何語皆

脫俗格且老蒼自詩魔之去不識一字為推埋之枝

鄭鎔

字百鍊海州人早沒

鶴山樵談云百鍊常中風病自言曰見一年少書生
戴蓮花巾顏若玉雪自稱唐進士姓錯與李長吉友
善栖鴈蕩山將二百年聞東方山水最佳移栖漢學
山近千年欲向金剛山與汝有緣故來任三角山已
三十年今始到此作詩曰萬里鯨波海日昏碧桃花
影照天門鸞驂一息空千載健嶺灵箫半夜聞又曰
栖身三角三十春日每向南雲哭松風不如龍吟

群蘭鴈又下三陵鶴三陵鶴不來蜀道峰前秋月黑
或曰蘭鴈之義則曰衰蘭之節鴈來賓故云也如此
閱歲魔去而病愈

顯郁之魔長篇大作亦能之至於散文皆圓熟百鍊
之魔格過於顯郁而律詩且不及絕句况其文乎錯
之名不見於傳記小說抑唐末以絕句名家者乎仲
氏受其五言絕句以為不減盛唐題魯山旧宅曰人
度桃花崖馬嘶楊柳風夕陽山影裡寥落魯王宮清
明日贈人曰二月燕群海千村花滿秦每醉清明節
至今三十春朝詩曰酒滴春眠後花飛捲簾前人

生能歲許悵望雨中天秋日詩曰菊垂雨中花秋驚
庭上梧今朝倍惆悵昨夜夢江湖聞琴詩曰佳人挾
朱琴纖手弄柔荑忽彈流水曲家在古陵西蓋之又
傳明月不知滄海暮九疑山下白雲多則已入夢境
矣百鍊之弟名鑑者生之密友也備聞其詳

金鼎鉉

李甫瞻甥姪也

釋褐初甫瞻 作羽翼常勉以持論無貳公輒佯應
遂巡瞻一日盛設酒饌約會諸大北冬於一紙署名
誓以死生同之屢佯速公若不去重違渭陽之怒

去則恐為諸北所賈持托以憂患乘夕暫進瞻出示
盟文仍令着署其尾公特書唐人詩夕陽無限好只
是近黃昏一句即投筆而還諸北知其不可強諱然
大諤終瞻之世名位不顯癸亥後官至左尹

南銑

縣監復始子也官至判書

公以平安監司陪送 世子潘行於滄上製鴨綠江
歌而自唱一座掩泣內官陪至者出小紙請客需公
颺扇以拂曰潘臣不可餉內侍：：面如土歸造諤
罷官

亂後卜居于龜仁大華山芙蓉谷立草屋扁以審安
其村翁野老漢釣諧咲以圃隱墓在近名所居地為
慕夫村

鄭瑄

号麻堂或苔查或旅寓温陽人

公丙子避乱于懷川荆江之隕樂其山水仍居與處
士權殼晦為方外交隔江相居一有酒葦杭共杯俱
有酒隔水對酌公聯句應聲曰既吞有影盃中月誰
弄無絃琴上風既老有詩云崇禎垂十載東海有遺
民江山自終古日月比何辰千古吟想可以蓋公終

始

柳馨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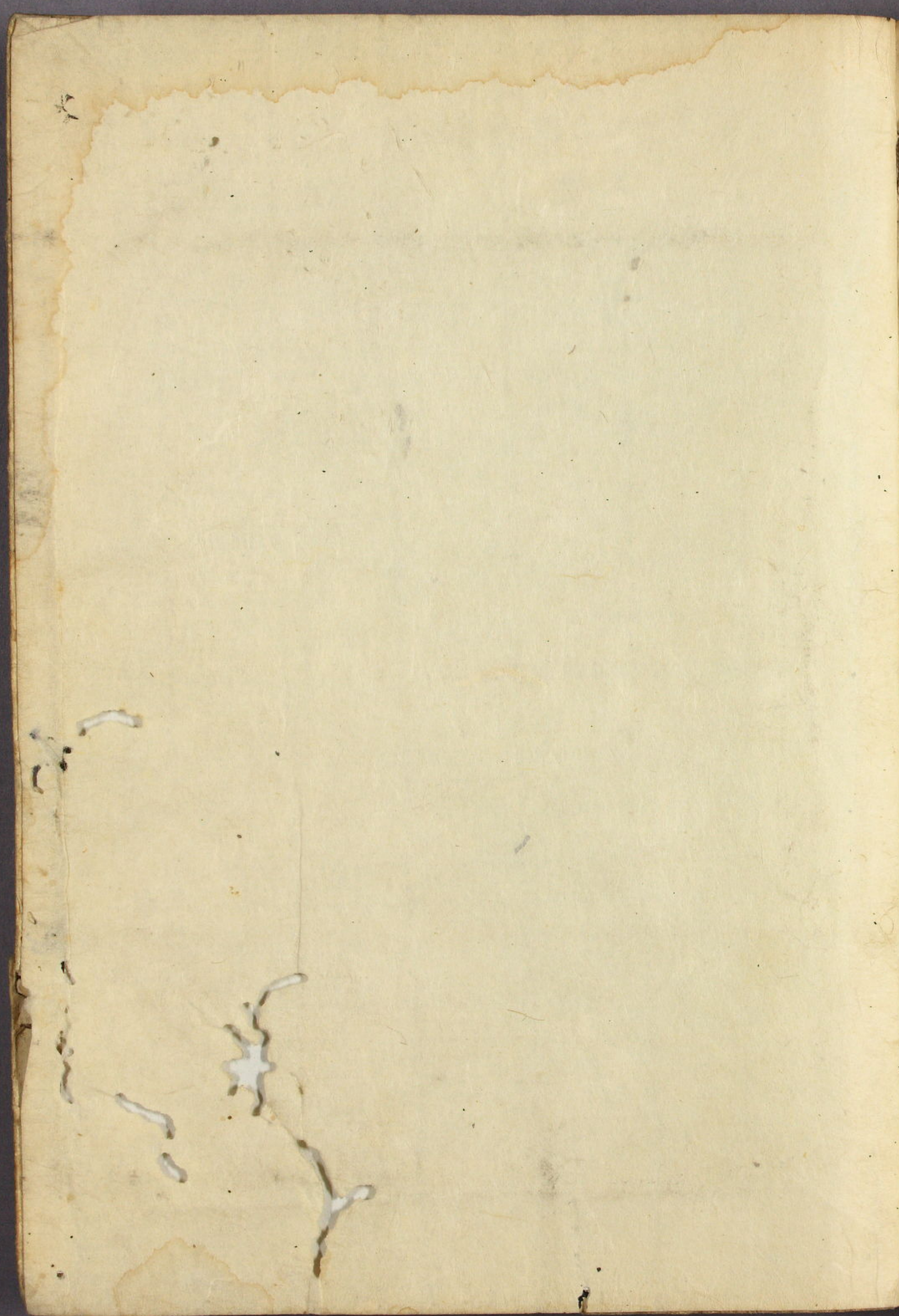
号礪溪文化人

先生登三幕寺見僧擇休軸中有沈相吐守慶詩云
官蹇長乾沒禪扉阻往還百年空自苦復髮不禁班
迹寄風埃裡心游水石間何時投絃去結社似香山
先生次題曰齋月幽菴出孤雲絕漱還衲僧初入定
霧豹會成玆宇宙盈虛裡山河戰伐間明朝諸寇散
嗟角狂留小

自崇禎甲申以後弘光絀立南京旋即顛喪傳聞有

永曆皇帝保有南方四省宗社不替而至壬寅歲北
人稱擒得永曆混一天下至於頒赦外吐而未知其
虛實今丁未夏唐舡一隻漂到濟州同載九亡五名
福建泉漳人皆唐服也不削髮其中陳得林寅現鄭
喜曾勝等四人能文說永曆事甚悉取見曆書亦然
喜甚而悲自不知感淚之無窮也曰成拙詩曰皇家
消息廿年餘今日所聞淚滿襟尚有衣冠金海甸應
勤謨略壯戎車天心眷德人思忝胡運垂亡賊已除
從此吾王恢曰業幾時奇烈勒巫閭
浦上曲云春江波起暮潮來別浦遙帆帶月迴渚客

滿舡歌吹發一時堤上店門開金堤蓮亭口號曰懸
空萃閣引長榜池面依：月欲低彈罷瑤琴荷露滴
碧城秋思夜傳：登巔吟曰獨立千峰曉平臨萬壑
秋停驂者出日何處是蓬丘南還也隣人乘夕來賤
及夜乃罷詩曰相初往相送月猶明別後如相憶清
輝夜：逢上月初
先生七歲讀禹貢至冀州翻然起舞三代井田必欲
修復之志已定於幼時有隨錄十三卷真古帝王
柯則之書也

This page is also aged and yellowed, but it features a prominent vertical columnar structure. A thick black border encloses the page, and within it, several vertical lines divide the space into approximately 10 columns of varying widths. The columns are empty, suggesting a ledger or a table designed for data entry. There are some small stains and foxing on the page, particularly near the bottom right corner. On the right edge, there are some faint, dark markings that appear to be remnants of text or a binding element.

